



芳春共十五卷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六

同安 林希元 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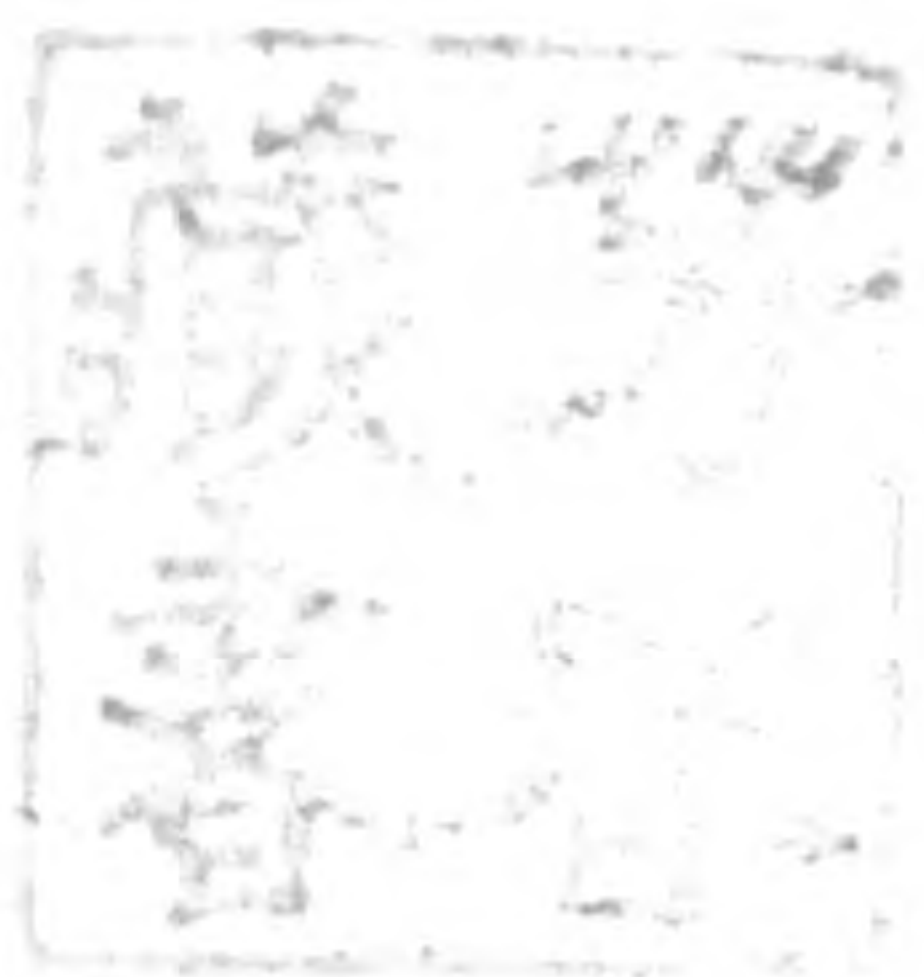
太倉 毛 在 重訂

固始 吳同春 校刻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有人君之度度猶言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止說得寬洪包
不得簡重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自是宜居人上○孔
子稱仲子可使南面蓋以其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實是取
其居敬行簡仲子蓋有以窺見夫子之意存在於此文自覺其
所以為簡有與尋常人不類者故問伯子如何將因夫子之與



不以證簡之得失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為其居簡行簡與已之居敬行簡不同也子曰可也簡不盡許之正仲弓之意也○仲弓之簡蓋凡事惟擇其要者行之伯子之簡則於其要者亦在所略矣只是厭煩底人耳○當時夫子若只答云可也無箇簡字便難別了可也簡言僅可者以其簡也

○三箇可字要辨別可也簡者可其簡而非可其南面也夫子之意正病伯子之居簡行簡也故於可也下露出一簡字仲弓未悟夫子之意在此以夫子是可伯子之居南面也故曰居敬而行簡以臨民不亦可乎言不亦可南面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豈亦可南面乎臨民字正從南面字來是雖疑夫子之

言而實得夫子之意矣故曰雍之言然仲弓之言即夫子之意也仲弓之誤在於認兩可字為同○居敬而行簡以臨民言惟居敬則行簡以居南面為可也居敬不止是心如居處恭執事敬皆是簡却是臨民事○居字與行字相對居自合敬行自合簡居簡則不是

先自處以敬則中有主故臨事之際自能明灼事幾而無私意之擾切要在中有主上中無主則所行又簡太闊散而無檢束收拾了

○自處既敬則雖行簡亦簡得是不至無法度之可守了若居簡行簡則全任簡不管是不是都從簡略去了○簡可以施於人而不可施於己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自己却要嚴

謹不可簡簡便是自恕了故曰居敬則自治嚴居簡則自治疎
表公問弟子

○表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何以見其好學夫人之常情怒於甲未免移於乙過於前未免復於後而回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面也克己之功一至於此可謂真好學矣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特弟子中所無抑亦未聞有如此之好學者既曰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好學正是用工夫處不遷怒不貳過是工夫已到了事不是就此事上用工夫工夫全在克己上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到不遷怒不貳過便是已成就時節然非用力

克己者不能至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不曰顏子克己之功如此而必曰至於如此故曰好學之符驗也蓋此非好學之篤者不能也若程子却連着勿視聽言動說意亦差此圈外註也○問怒於甲者過於前者字何指曰怒有幾般樣怒過亦有幾般樣過罵人也是怒打人也是怒阻人也是怒失言也是過行可悔也是過非禮而視聽也是過○甲乙是兩人若以先後言便是不中節不是遷移也前後是兩時所失不萌於再聖人則怒自然不遷心自無過可貳此孔顏之所以異○不遷怒不貳過好學之實迹也故謂之符驗大學傳九章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春秋胡傳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所謂聖人誅意之效效字亦指實迹可驗者非功效乃證效

子華使於齊

○子華為孔子出使於齊冉子子華友也為子華之母請粟於孔子孔子荅之曰吾與之釜釜六斗四升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子曰吾與之庾庾十六斗既與之釜又加之庾冉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之粟五秉五秉則十六斛矣此冉子之粟非冉子私以夫子之粟與之也夫子聞而非之曰赤之為我適齊也乘肥壯之馬衣輕暖之裘其富如此我聞之君子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如今子華已富而汝乃為之請粟而又多與之不為繼富乎夫子此言所以責冉子多與之非而又以見已之所以與少之意也言粟亦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及待請益矣

○孔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宰有常祿夫子與之粟九石其所當得者原思辭而不受孔子止之曰此皆汝所當得者不必辭有餘而以與爾鄰里鄉黨黑之貧乏者不亦可乎○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教之以義

○看此一章須要曉得義字子華為夫子使齊義也冉子為其母請粟非義也夫子與之釜與之庾義也冉子與之粟五秉非義矣夫子又教之以君子周急不繼富即義之所在也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義也思之辭非義矣夫子教以隣里鄉黨此又義之所在也○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同一時事也記者以其辭受互相發故係於此

子謂仲弓曰

教一作非

庚十六斗

五秉則十六斛矣

一本作則八十斛

○仲弓聖門賢弟子也其父賤行惡雖是父賤而行惡然仲弓之賢自不可廢所以孔子一日於背後譬論他說雜文之牛固不可用為犧牲而所生之子却純赤色且又角周正如此便可用以祭山川矣縱然人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諸夫子言此見得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蓋以犂牛譬其父以其子之駢且角譬仲弓之賢以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譬仲弓之必見用而不廢然此特論仲弓云耳非與仲弓言也○大抵亦是當時人有以仲弓之父賤行惡而病之故孔子發此不然雖稱其子之賢反彰其父之惡宜非其子之所樂聞而聖人隱惡揚善之心宜不如此其瀆也○孔子當時只云初不曾一字染着仲弓此亦是記者知其言之所

為發而係之如此若有一字染着便不是聖人之言駢且角謂其色既赤而又有好角也

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此章之言為其餘者設仁者心之德非吾心之外又有所謂仁心之所存即仁之所存也人之所以不仁者私欲害之也蓋心德與私欲不兩立○三月不違仁者此心常存私欲不得而間之也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三月不違仁者三月之內此心純是天理絕無人欲而心與仁一也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安能如顏子不違仁之久○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為主私欲在外而為客也日月至焉者私欲在內而為主仁在外而為客也

張子內外賓主之言生於本文至之一字

過此幾非在我非謂過三月不違便是聖人也此承上文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而言能過此勉勉循循之關則欲罷不能矣只是此關難過○過此則聖人矣自顏子說過此幾非在我自學者說○本註而不能已四字只是勉勉循循意幾非在我則聖人之地可至矣○朱子曰學者須是撥得這車輪轉到勉勉循循便無着力處自會長進因言韓退之蘇明允作文只是學古人聲響盡一生死力為之必成而後止今之學者為學曾有似他下工夫到豁然貫通處否

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由也果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事於俄頃之際賜也達達則

亦一作以

事至物來於可否之間迎刃而解觸機而中矣求也藝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矣故均曰於從政乎何有○片言折獄由之果可知賜也達穎悟通曉也事理通達故能言子貢能言亦其達之一驗也求也藝其為季氏聚斂只是不善用其藝耳想其聚斂行得來也巧○從政之義君者出治者也臣者輔治者也君者為政者也臣者從政者也然亦有不拘處如為政以德固是指人君言子奚不為政則亦指人臣言人君則未有言從政者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季氏使人召閔子騫為費邑之宰閔子本心不欲仕大夫之家况季氏又不義而富且貴者故因使者辭之曰你好替我辭

了他若辭不得而再來召我則我必之汶上斷然是不往汶齊
南魯北境上言出境而去則非季氏使命之所能至矣始言善
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
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閔子不欲臣季氏但有難於顯言者
故但云觀其八佾之舞歌雅之徹泰山之旅顛史之伐凡所
以攘奪其君刻剝其民者無所不至閔子視之真不啻大塊豈
肯臣他○善為我辭焉人多以下文來解是泥集註殊不知註
上文下一令字下文無言字如何接得去且善為我辭之辭辭
今次之召也如有復我是預却其後次之召也自是兩意

伯牛有疾

有疾先儒以為癩雖不可知然以夫子斯疾之言玩之則其疾

必有非常疾者

○亡之命矣夫謂伯牛疾勢如此其死必然矣然其以此病而
死是誠命也不意此人乃有此疾不意此人乃有此疾不應有
而有之非命而何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命者莫之致而至是乃氣數使然而非常理所可測也○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言其素有德行理不應有是疾也註云然則
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言夫子既言其不應有
疾則非惟其德行可知而其能謹疾亦可見矣○或曰自所謂
不應有此疾意玩之只是說解謹疾未暇論其為人之素然則
只能謹疾一節便盡得斯人也之意乎○執其手者念平生之
深契慨幽明之隔路而與之永訣也當是時聖人痛惜之意不

能自己因嘆曰云所嘆之辭非永訣也永訣自是永訣下文是痛惜之辭

賢哉回也

湫當作狹

萬萬一本慕外者

賢哉回也下文云是其所以為賢也故終之曰賢哉回也○所食者單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飲湯也蕭然在於陋巷湫隘之中他人處此蓋有不勝其無聊不平者矣而回也處之泰然獨不以其而改其所自得之樂則有以出於尋常人之萬萬者矣賢哉回也○大凡能輕外物者皆已所懷挾有重於彼者不然則為外物所奪矣此憂樂之所以分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以其在在皆天理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則所視皆天理矣非禮勿聽則所聽皆天理矣非禮勿言勿動則所言所動皆

天理矣天理之所在樂之所在也易所謂樂天者也○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豈以簞瓢陋巷而改其樂哉使顏子而富貴其樂亦猶是也

冉有曰非不說子之道

子之道以一心而妙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雖簞瓢不為窮約雖陋巷不為荒涼子之道內正有可嗜之味在

○此章冉求之言蓋因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而發冉求曰求也之心不是不慕夫子之道而求以至之只是力不足欲進而不能耳冉求此言乃自諉之辭而無復求進之心矣故孔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無所用其力也蓋亦遵道而行至於中途

氣力竭而廢耳廢者不得不廢也所謂力不足者如此今復
乃畫地以自限耳豈所謂力不足者哉冉求自謂欲進而不能
夫子非之而明其能進而不欲者乃所以激而進之也悅者企
慕欲得之意○中道而廢言已行到中道因力不足故廢中道
分明是半途廢是無柰何捨置了不終其事也中庸所謂半途
而廢自廢也此之廢不得已而廢也語意自不同○今文畫言
你何曾有求進之力乃溺於怠惰安於小成自限其所至耳謂
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畫字在畫地上生來借作限字意用
冉有所謂力不足者其氣稟之弱雖欲勉焉以求至而於物
欲之私有所不能自克冉求意思是認在中道而廢裏去今文
畫是以今日之所至自滿不求造其極也或指冉求此兩言便

是自畫言其無復求進之意非也自畫是言其怠於用工只恁
說是自畫則其失亦輕矣然即此言味之亦可見○謝氏曰以
畫為力不足其亦未知所用力與使其知所用力豈有力不足
者其未知悅夫子之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畫也○冉
求曰非不悅子之道看來悅也未至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乃
為悅之深耳故胡氏曰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

女為君子儒

子夏之病在於近小既有近小之蔽則入於私而非為己之學
矣故孔子以此教之然此亦必子夏初見孔子時事○為己者
君子儒為人者小人儒汝務必要為君子儒莫為小人儒蓋學

莫先於明義利界限

○女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盡五事焉而已者為已也若學為仁為義而欲以求聲譽干利祿者便是為人也为已為人之分不于其迹而于其心迹則同心則異所謂不同也所謂觀其所由也為已者欲自得於已為人者欲見知於人也○君子小人同為此學者也一則是要自家好一則是要別人道他好盖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徒為講說而不務躬行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也反是則為已○前輩有云古者腐儒今則皆盜儒矣嗚呼子游為武城宰

武城魯下邑言魯君管下之邑若費則季氏邑矣窮鄉下邑字

意又不同

○女得人焉爾乎只是問說你為宰於彼曾得有立心制行之好人否不必說為政以人才為先子游不是取滅明輔政

○曰有箇澹臺滅明者其為人也尋常行路必由大路不由小徑若非公事未嘗一至偃之室即行不由徑一節觀之則其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即非公事不見邑宰一節觀之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滅明之制行如此真可謂好人而子游以是取之亦可謂之知人矣

飲射讀法之類飲自是飲射自是射讀法相連字然古人飲多用射飲鄉飲酒或賓興賢能與蠟祭亦飲讀法者會民讀法使知所謹守也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之吉族師於

月吉閭胥於既此皆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

子游之取滅明非固只此取二事也舉此二事可見其為人也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註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兩句皆說出外來意該得廣

孟之反不伐

孟之反只奔而殿便分明是一箇功在所不得辭了反却耻以是自居歸在馬不進上直箇不伐想反之本心盖曰戰敗而還主憂臣辱我又何故緣此占一功此皆忠厚之心所到○據莊周所稱則孟之反此一節亦是老氏之行但聖人取人之善以為世勸正不計其心云耳言戰敗而北人皆爭先我亦人耳非敢獨後為殿也特馬不能進故在後耳

不有祝鮀之佞

世衰俗薄不好德而好諛不悅賢而悅色雖以吾夫也之德之盛然不用於魯不合於齊沮於晏子子西毀於叔孫武叔其見疾於人亦屢矣故曰知德者希孰識其賢此章盖有激而發故曰傷之也○而字似與無霄竿獨而畏高明之而字同○宋朝之美美色也是體貌自然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不同今只到京國中看士大夫所尚便可知我朝之風俗及天下之將治亂誰能出不由戶

○戶者出入必由之舉世之人誰能出不由戶既知戶之當由則道尤人之所當由者也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戶者人所必由之地誰能出不由戶道亦人所必由之理也何莫由斯道惟

賢一作貴
虐

四書蒙引 上論六卷 十一
而嘆之惟其知由彼而不知由此也。○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由耳，然人之所以不由斯道者，物欲之蔽而不能自克也。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道爲人之所當行，尤甚於戶也。○皇極外篇四十二板曰：誰能出不由戶？道也。未有不由戶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鑽穴隙之類也。

質勝文則野章

質勝文則質有餘，文不足；文勝質則文有餘，質不足。聖人之者，正欲學者損有餘，補不足以至於成德之域也。

○質勝文者，凡一言也，任意率然而不知有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徑情直行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人。文勝質

者，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踈，此則謂之史也。必文與質稱質與文稱舉，無有餘不足之患，然後爲君子。君子與上文野字、史字正相反。夫質勝文則爲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爲史，非君子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重在君子上。君子則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慤者存，忠信誠慤之表自有威儀文辭者在此。之謂文質彬彬，文質非判然者也。此與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同。蓋此言彬彬者，如質當七分，文當三分，然後爲適均。文質彬彬，據本文是以成德者言，自無有餘無不足，自不待損益。

以文爲威儀文辭，方於史字爲通，徑情直行亦是質之勝處，只是任箇真實自然是野。

○須用七分質三分文方是彬彬若以五分質五分文質相半爲彬彬則如五升水用五升鹽而味不得調矣此斷斷必然之理也故子貢所謂文猶質也質猶文也爲失本末輕重之差然又有不可一律拘者如殷之輅則用七分質三分文如周之冕則用三分質七分文然皆不失爲彬彬也○毛穎傳奇矣後世工文其流乃至此亦可爲斯文太息矣退之作此文字殊不以爲耻何也而子厚又極深取之豈此等文字亦惟子厚知其滋味乎○退之此文其機變之巧心亦露盡矣文勝質則史故孟子有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言

人之生也直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既有此生則必得是所以生之理如

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此皆實理自然而無一毫之屈曲者也是人之生也直矣生理本直若人自罔之則逆其生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滅矣理當死而猶生者幸免耳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

此樂字與樂斯二者之樂一般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樂此朱子之說○知之者知有此道如父子知其當親君臣知其當義知之而已他自却未曾實用其力以求至好之者方是用力要得之樂之則已得乎此理矣聖人但說此不如彼便是要人勉其所未至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四書章句 上論六卷
○中人以上者語之以上則其言易入而不爲躐等中人以下者不語之以上而僅語以日用常行之道則其言亦易入而不至於躐等○須看可以二字言此等可語上又一等不可語上兼天資學力說

樊遲問知

○此章答樊遲之問仁知是必因樊遲有信惑鬼神計較功利之失而告之專務乎人道之所宜至於鬼神則但敬之盡所以報事之禮而已而不諂瀆之以要福如此則是知務其所當務而不務其所不當務可謂知矣夫仁者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其心一於理而不計其私可謂仁矣

務民之義先難後獲皆舉見成底說但未至自然地位務民遠

鬼神分明是於是非上見得透故爲智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謂吉凶禍福也○先難後獲分明是心一於理而無私欲之蔽故爲仁○仁者先難而後獲是仁者之心如此先難言其心汲汲於是而不及乎他也先後猶緩急

惟知爲其所當爲者知者之事也無所爲而爲者仁者之心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此章就仁知之喜好不同上見得其體之異而其效亦異也知者動周流乎萬變之內而不見其滯可見其動仁者惟理之安所謂無適不然安土敦乎仁者也動靜以體言體猶言本質體段是如此

智樂水仁樂山由此觀之智者動仁者靜動則樂靜則壽樂壽

四書章句
上論六卷
十一
據理而言

智者之動畢竟是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不然不謂之智仁者之靜畢竟是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不然不謂之仁此其體段也

齊一變至於魯

齊一變至於魯至孔子時之魯也此據齊魯之政俗而言聖人本心則皆欲變之以道但齊之變道也難魯之變道也易齊魯當太公周公時大槩一般但自桓公創霸之後至孔子時風俗遂與魯頓異故註云孔子之時齊俗云○聖人本意亦欲齊之至道也勢不得直遂耳蓋更桓公之霸上下人心又添功利一膜矣使夫子整頓之必先去此一膜然後一轉至道非止欲變

齊至魯而已也

二國之政俗有美惡者主霸之異也孔子時之齊固非昔日之齊孔子時之魯亦非昔時之魯矣故皆須變○施為緩急之序謂變齊所當急者在革其功利夸詐之習若脩舉廢墜在所緩魯則脩舉廢墜宜急若風俗本自近厚可以少緩又如變齊則至魯為急至道為緩○正蒙第九篇曰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哉觚哉言且是觚哉觚哉此與水哉詞意不同此上有觚不觚字一說只是聲觚之一字而重嘆之便見其不得為觚故集註有箇言字明其詞意如此○看來孔子之時天下之物失其

制者多矣而孔子獨舉觚而言蓋亦舉其一以見其餘即其小
以見其大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云是亦觚不觚之
類也

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

逝雖訓往然須着箇使字陷誣陷之陷非自陷也

君子可得而逝也不可得而陷也蓋君子是有斟酌的人非好
仁而不好學者也故繼之曰可欺也不可罔也

君子博學於文

○文謂詩書之所載與夫事理之所當然者皆道也君子博而
學之則所知者皆道也禮則天禮之節文即道之所存也君子
於所博者一以是約之則所踐履者皆道也故曰亦可以弗畔

矣夫

文有千端萬緒博之極費工夫到約禮時此理已尋有見成了
我只依他行不費討索件件都擇其精要者行之須味守欲其
要字面○文與禮一理也就文物上爲文此理就吾身之行處
說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
必以禮也○多聞見者學之博慎言行者守之約博文不必件
件都要行如行夏時乘駘輅如何便行得只是一一都考究得
出約禮則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件件都是我當行的亦是
我得行的

○文者道之散殊也不博於文則所以窮之者有所未盡禮者
道之繩尺也不約以禮則所以踐之者未得其要是未必其能

不畔於道

此處以知行二字貼不是蓋此章重在博約二字○博者在外約者約上身來○弗畔無博約說爲長若徒博文而不約禮亦可謂之弗畔否曰如揚墨學仁義而差者是也揚墨正畔道者也蓋由其於文未能博而所約又非禮也

程子之說偏重在約禮故在圈外

子見南子

○子路不悅其心是決然以夫子此舉爲非其疑未易遽釋故夫子誓之曰予之所行若有所不合禮不由道者天厭之天厭之夫南子之在衛君夫人也夫子見之見小君也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

誓之欲其姑信此言而深思以得之也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南子是箇聰明的女子若無見小君之禮他亦不來請見他旣以禮來請見孔子之志欲得行於衛如何却不見他聖人之意自有所處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

中庸之德德之無以加者也民鮮久矣非過則不及也○或問道理二字如何分曰道是渾淪總括言理是其中條理地道有山川草木之條理人道有仁義禮智信之條理如有博施於民

○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故問如有博施恩惠於民使民無不困之以有濟如此可謂仁乎子貢此問猶疑其未

足以盡仁也。

○聖莫聖於堯舜堯舜於此猶有所未足而豈止於仁夫仁者不必博施濟衆也但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如此則天理周流而不以物我間之可謂仁矣狀仁之體謂狀出仁之模樣如此然以已及人自然而然亦非學者所能遽及但能近取諸身云云只看仁之方字便見此未是仁○以已及人地位非子貢所及也故又以恕之事告之。

○論語說仁處不一然其直指大體者有二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此就愛之理上說仁也克已復禮爲仁此就心之德而言仁也禹與叔克已銘是以已字作我字解以町畦不立爲克已以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爲天下歸仁如此說非

惟與四勿不通亦對復禮不切蓋不知孔子之告顏淵是從心之德上論而專以所謂愛之理者解之故朱子不用然移之以解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則無得而議矣夫抵此銘亦不出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句亦可當一篇西銘○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亦克已復禮者之事也○通書云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實曰信此雖皆以用言然以五者並言則其理自分曉况有德字冠於其上若韓退之發端便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則以其發用之地而自爲道體之全自是失真通書云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雖及中庸之詞而實得中庸之旨蓋所以發中庸之奧使其體用之一

原昭昭於後世也嗚呼精矣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言我只是述舊初不自作始焉蓋我惟信而好古只見得古道在所當述而不容於有作耳然我之信古而傳述在古之人有行之者老彭是也我之信古傳述惟竊比於我老彭而已蓋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但認述不認作此更是謙故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是只以明者自居也然又曰竊比老彭則愈謙矣○古之聖賢實見得古人之道實萬世常行之典只得述他的到得秦而後有不師古始之意彼獨見夫已之天下凡事須自己出

不知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只是萬事惟聽道理所役使耳敢自作聰明亂舊章乎其有隨時損益者正所謂不過制度文爲小過不及之間者耳故自昔先王之世便惡夫作聰明者

默而識之

○默焉不言而此理實得於心理雖已得於心而又加學習之功日知其所未知日行其所未行而無厭射之意至以此誨人又必期其人之有成略無倦怠之心何者能有於我哉言其無一有也所謂立未能一焉曰何有於我哉見其汲汲於此惟日不足也在聖人已能而猶自以爲不能何其汲汲也抑觀夫子他日嘗曰予欲無言則是能默而識之矣又曰好古敏求則是

能學不厭矣又曰未嘗無誨焉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是能教不
倦矣又曰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而今者之言
如此非聖人之謙而何哉○識訓記訓存不忘也非着力記憶
之謂謂能不忘爲已有也學不厭誨不倦皆說自然底○識若
讀爲知字則意思淺讀去聲却有自得居安資深之意

德之不脩

○日新之要有四脩德也講學也徙義也改過也德必修而後
成今也不脩學必講而後明今也不講聞義能徙則善日益今
也不能徙不善而改則復於無過今也不能改如此則德無由
成矣學無由明矣善日損而惡日長矣尚何日新之有是吾憂
也

○德之不脩以行言學之不講以知言聞義不能徙以爲善言
不善不能改以去惡言要之則德之所以脩者此理學之所以
講者此理聞義而徙者得此理於人而舍己以遷之改其不善
者自覺其非理則以理易之此二者又皆脩德內事但不可就
入在內聖人語意是四件○德者吾所得於天之理也仁義禮
智是也此理在吾心而不能不壞於物欲故必常去脩理他然
後德成於我所謂立也註云德必修而後成如此○學必講而
後明須是常去講論他習其所已知究其所未知如此則於所
學之理無不明者矣○義與善不同義者事之宜也是箇時中
恰好處不善分明是惡不止於不合宜而已○能是四者則日
新而馴致乎聖賢之域不然則絕望矣亦終爲下愚之歸耳豈

不可憂○憂字只在四箇不字上南軒推說一重然須貼日新意

子之燕居

○聖人陰陽合德不但其應事接物之間各得其宜至於一身之容色亦無不各得其宜如在鄉黨而恂恂者此鄉黨之所宜也執圭而鞠躬過位而色勃此執圭過位時所宜也至於閒居既非見賓承祭之時亦非應事接物之際故其容則申申然而舒泰其色則夭夭然而和悅然不曰申申夭夭而一則曰如二則曰如者以見聖人德容氣象有非言語可以名狀者姑借此以擬議之耳

燕閑居也息也申申即舒也夭夭即愉也但申申舉一身而言

天○獨指見於面者言○圈外程子註不分容與色且中和字不微及申申夭夭正是燕居之容若在朝則色勃如也在鄉黨則恂恂如也各自有體鄉黨一篇多此類○聖人當燕居之時而自有燕居之氣象也

甚矣吾衰也

○孔子云甚矣吾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常夢見周公而今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即久不夢周公觀之可見我之氣已衰而志已灰也甚矣不夢周公可見其衰久不夢周公可見其衰之甚

孔子不夢文武而獨夢周公者渠所志只是做周公若志爲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故作春秋主於尊周他日有曰吾其爲

東周乎亦只要做周公而興文武之道也非欲得文武之位也
 ○集註云孔子盛時以氣言也則無復是心者志也而亦無復
 是夢者夢也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者指氣言也孔子是就
 無夢上驗其一身氣運之衰朱子是就夢上弄出志字蓋夜之
 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志○東萊讀書記第三卷云一體
 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
 夢施甚飢則夢取是以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將陰夢火陰疾夢
 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已上或曰出列子○白樂天註云渴人
 多夢飲飢人多夢食黃山谷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石屏

窮者夢
 富貴旁
 古貧也

曰窮者夢富貴達者有夢神仙○詩斯干曰吉夢維何云大人占
 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傳曰夢之有占何
 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
 惡吉凶各以類至且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陰
 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於天人
 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
 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傳曰熊罴陽物在山強力
 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志於道

○學莫先於立志然有非所當志而志者則所趨不正矣必志
 於道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行此道而有得於心則謂之

德德而不守之則始雖為我得終必失之故又必據於德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至於心德之全而私欲盡去所謂仁也仁而不能依之則私欲有時而復萌而心德之在我者有不全矣

○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者無不盡矣然又當游心於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則有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詠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未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事也故必先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而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
○志於道欲得此道也○據於德守其所得而不失也○依於仁

則心德之全而與之為一無事守矣○游於藝藝雖末節道之全體固無不該也游者玩其理也其味甚長
理在事物為道道得於心為德德之全為仁藝則以餘力及之

所以博其趣也○志於道按註知仁志先行稍在志後德則行道而有得也據如以身靠案不離固案也○德者得也出經記上文云禮樂皆得謂之有德○依者不違之謂心與理一相依而不相捨之意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私欲未盡去心德猶未全未全只可言德未可言仁

自行束脩

○人但自行束脩以上之禮禮物雖有厚薄之不同要皆有求見之誠者也我則未有不教之者除是不知來學則我不得而

往教之耳

不憤不啓

○教人者固不可有倦教之心而學者亦不可無受教之地故教人之法倘非學者意欲通而未能通則不爲之通其意非學者辭欲達而未能達則不爲之達其辭雖然憤而啓之悱而發之亦不過舉其一隅以告之而已凡物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若不能以三隅來相反證則其不能自力而了悟之途猶塞便不再告也○憤以心言悱以事言

○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所以不輕教者非有吝教之心也欲使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入教之地也不然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而教者學者俱無益矣故聖人謹之發此使學者知所

勉○舉一隅可貫上說是必其人可舉示以一隅而後舉之若非憤悱聖人豈輕舉一隅新安之說太泥○必可舉一隅者然後舉之以一隅然則貫上二句非鑿也宜也不憤無可啓故不啓不悱無可發故不發○或曰若能以三隅反又何待於復曰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非以三隅復之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此章見聖人當哀自不以樂而勝哀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臨喪而表哀心勝雖食自不至飽不特此耳夫子若於此日吊哭人之喪則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哀樂中節性情之正也○註哭謂吊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家喪豈但是日不歌哉自彼而言則曰有喪者自我而

言則曰臨喪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子謂顏淵曰世苟用之則出而行世苟舍之則退而藏隨其人之用舍而行藏安之若此者惟我與爾有此便見其非他人所能與行藏只是身之行藏非道之行藏也然聖賢身出則道與之俱伸身退則道與之俱屈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大抵人於去就之間最可以觀人所造聖人無我顏子幾於聖人亦能無我故其安於去就之際略同所以聖人旁觀一世只有顏子與同故美之曰云云

到行不得

命而起唯孔顏無我則處於行藏之間者安之而無意必固我之私矣孔門三千舍顏子之外無復可同者矣○據苟有用我者措舍置也則用舍亦不必言用舍吾道用之固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固藏矣至用之則又行此二句又當如此看顏子雖未用行然其具在我又無意必固我之私便是已能如此

○用之則行我無必於行也舍之則藏我亦無必於藏也隨寓而安耳味此兩句意全是說進退脫灑而無所係累意

○顏子具體而微未必能如孔子聖之時之自然處故孔子語之以此亦因其可至而勉進之所謂時雨化之也不然則為率以伐善而方人矣此意最緊○聖人無我顏子未達一間故孔子進他一步許其同能然者實所以進之也非互相標榜而已

四書章句
論語卷
若稱許之則不必在其面前云矣如曰也庶乎及語之不惰之類當非面語之詞此云我與爾却是面語面語則有引教意非褒飾之也

子行三軍則誰與

○子路曰用行舍藏夫子既與由同矣若行三軍則所與同者誰歟子曰若徒恃其勇徒手搏虎徒手馮河而爲虎所噬爲河所溺死而不以爲悔者我不與行三軍也我所與行三軍者必其臨事而能敬慎以處之好謀而有斷能成其謀者也夫子言此所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故曰死而無悔蓋方其暴虎馮河時便已自擬其死而不以爲悔矣若已死了聖人又何待說不與

○暴虎馮河有勇而無義者也臨事而懼能以義勇者也外來者也謀自己出者也○好謀而成謂好謀而能成之非好謀而有成也故註云成謂成其謀全是能斷人多是初間會謀後來無合殺只是輕躁苟且好謀而成成之全在決斷故曰蓄疑敗謀沉毅爲要自負其勇與抑其勇而教之之勇皆指血氣之勇言

○臨事懼好謀成便是能用其勇此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時也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
富而可求也

○聖人明知富不可求此獨開闢其辭以曉人耳然此章言富不可求是以命言非以義言也言命者爲衆人設耳聖人於富

貴貧賤一安於義而已命不足道然安於義則其得與不得惟命而已義在我命在天但聖人無可奈何而受之之意耳此要須識得

○富若可以人力而求之歟則雖執鞭之士至賤也然可以求富吾亦爲之矣誠如有命者存而不可以人力求則惟從吾所好而安於義理耳何必徒取辱哉○從吾所好與吾亦爲之吾同孔子自言也所好者義理也○經世書曰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而後能貴則富貴在天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求而可得者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云云如知其非己之所能得非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耶

子在齊聞韶

○韶舜樂也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故韶樂在齊夫子周流四方適在齊而得聞韶樂之音焉蓋深有契於心者因而學之至於三月之久心一於是至不知肉味旣而嘆曰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猶不意其作樂之至於如此之美也蓋其三月忘味之後有以究極其情文之備而凡韶樂之所以美處聖人蓋深得之矣故不覺其嘆息之深如此○夫子於此蓋其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故只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集註情文之備文謂聲容也情謂聲容之實也味夫子之言蓋其中有不可形容之妙存焉○此聖人之神遊於帝之庭故發此嘆也自夫

子而下其誰識得此意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不曰仕衛乎而曰爲衛君乎正當輒拒蒯瞶時也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衛君之事不可以面斥而古人之事則可以反觀故子貢舉夷齊爲問以卜夫子之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自是古賢人也謂之賢人則是已許之矣子貢又以賢則賢矣設其心猶有悔焉尚有可議也故復問曰當其時二子之心亦有所悔也曰二子之心正所以求仁也旣而各得其志焉則安於窮餓矣何悔之有子貢於是乃悟曰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夫子旣以遜國者爲賢人又以爲無怨其與之深矣以是而反觀之則夫父子爭國者夫子

豈屑立其朝而與之共事哉故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夷齊所爲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衛輒所爲悖乎天理之正拂乎人心之安夷齊所爲見與於聖人衛輒所爲得罪於聖人矣○君子以同而異夷齊兄弟非不和也各認其是而已○伯夷叔齊之讓若天王判之當屬伯夷國本伯夷之國也故孟子一則曰伯夷二則曰伯夷不及叔齊權衡審矣
飯䟽食飲水

○太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天理之所在聖人之心則安之故一天理之外無餘物或富或貧聖人無乎不安也故發此章之言亦示人以內重而見外之輕意

○我之飯䟽食飲水飲食如此其菲薄夜卧無枕曲其肱而枕

之寢處又如此其荒涼困亦極矣只是我之所樂初不以是而有所損亦自在其中矣若彼不義而富且貴者勢則雖盛天理何在於我觀之如浮雲之無有吾心固不爲之動也

加我數年

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全以天時人事言此道理具在易書學易則有以明之分而言則吉凶消長天時也進退存亡人事也胡氏註及會講都認差

○聖人生知其心自與易理相契安而行之其身自與易理相符若無待於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而猶言此者蓋深見夫易道之果無窮且使人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不可不學者聖人猶藉之以圖無過人其可不學乎不可易

而學者聖人又有待於假數年以學易然僅得無大過人其可以易而學哉○孔子聖之時可見其早與易契

子所雅言

執禮謂所執之禮與詩書一類也

葉公問孔子

一本
孔子聞下有之
字無知字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問者問其爲何如人也子路不答蓋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答也及孔子聞知子路不對葉公之問因自狀其爲人以告之曰汝當時何不答葉公云孔某之爲人也是箇篤於好學的人於理有未得則發憤以求之憤之極直至於忘食及其既得而樂也樂之極雖事之在所可憂亦忘其憂矣是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俛焉日有

孜孜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如此聖人此言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云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抑聖人自言雖只自狀其為人然其所以教子路之意亦在其中矣此語恐亦非葉公所能領畧者意在教子路居多

全軀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此兩句不可分貼湏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直到老死方已可見其於天下之理不容有一之或遺而衆善畢集本末兼該非全體乎其憤直至忘食樂直至忘憂而無一之不然可見其至極而終聖人之一身都是如此所謂至誠無息也又非純亦不已乎但知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限此非聖人不能及也

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小註所解或未然蓋夫子一情一樂循環於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為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

葉公僭稱按路史國名記第二十九板載云周人之制內之天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曰公康誥之周公召公畢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然考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謂之公康王之誥群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與餘經通稱之侯皆兼五等為言蓋公若侯爵之貴者代故以是為稱聖人亦因而不之奪乃若班爵則固自有差矣非可紊也春秋列君平唐必正其爵至葬則從其稱從其稱所以副臣下之

尊敬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也雖然正其爵矣而於會盟
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曰公子公孫魯君侯也每以公稱
至於盟會亦或侯之具楚子也僭故不葬然至世族亦稱公子
惟其爵之貴耳○愚謂今以縣尹而稱公猶陪臣執國命而愈
下愈紊矣

我非生而知之者

○此必當時人見夫子無所不知而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
曰我非生而自知此理者我乃好古而汲汲以求之故能知其
理者聖人是以學知者自處然即好古敏求之言而深味之則
其生知之實亦可見矣○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
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只是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

一本好古敏求者為
禮樂名物之類

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
者為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
亦實理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所常言者詩書執禮所罕言者利與命仁也又有絕不
道者怪力亂神是也至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在所不
當言鬼神雖非不正又有未易言故聖人皆不語也然不曰言
而曰語者又有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也故曰答述曰語
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二則曰不輕以語人可
見

怪者山精水妖天地變異之類力者如鳥獲之能舉千鈞孟賁

四書章句
卷六
之生拔牛角孟說之扛鼎是已悖亂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之類也鬼神者日月星辰之所以升降風雨霜露之所以慘舒四時之所以代序萬物之所以榮枯者是也○語恠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爭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之事語神則啓人以馳心於不可測知之境是故聖人謹之○南軒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孔文子欲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不對此不語亂也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不語神也子路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可知其不語力魯論二十篇所記嘉言善行多矣獨無一語涉異者且曰索隱行恠五鼎爲之可知其不語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子曰學者但有心於爲己無往而非進德之地便做三人同行亦必有爲我師者在何也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師彼之善爲我之善其不善者而改之恐懼脩省恐亦有是惡也從之謂從他樣做改之謂不與之類也然此亦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我師耳若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若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善亦從其善而改其不善無往而非師也師者教我者也善吾所以爲法固師也惡者吾因之而改其惡亦由彼之有以啓道我是亦教也故皆爲吾師○聖人言同行者之可師以其善惡皆爲我益也

天生德於予

○生賦也言天賦我以如是之德聖人不自名言然亦果有以自見其得於天者獨厚矣夫天惟無意於我則已今也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必嘿相我於冥冥之中彼桓魋雖欲害我其亦如我何哉必不能違天害已也違天謂逆天意故與天忤也謂天固欲佑之魋固欲害之是與天忤也魋其能勝天哉○天字以主宰言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企及而今所以教吾徒者不過只是日用常行之際威儀文辭之間而已是必於其高深者有所隱而不以教人也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爾之心疑我為隱乎吾其實無所隱於汝我無一所行而不昭然以示爾二三

子者是在之所為然也吾豈有隱於爾乎蓋夫子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言其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見之雖若卑迤而高深者存焉道豈有不在於是乎顧學者有所不察耳以此言之聖人果無隱矣雖然聖人自不肯隱亦不能隱使善觀聖人者得而隱之乎然使學者自家地位若淺則聖人雖不隱學者固自隱矣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意若曰無一而不以教人者莫丘若也○一說吾無行而不以示人者便是一箇丘在這裏亦見其實無隱也

把與字對隱字看見其自不容隱也所與者就在作止語默之間是立也言丘之為丘是如此蓋丁寧之意○詳云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又云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通書亦曰四時行百

物生莫非至教正蒙又曰糟粕煨燼無非教也何不曰道而皆
曰教蓋以其常以道理示人而言也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
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此天地之教也○作止語默無非教也
可貼在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句上此意與上文俱安在二三子
以我爲隱乎上然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其實含作止語
默無非教也之意

子以四教

○夫子以四件事教人四者何其始教人以學文使之講明夫
天下之義理其次教人以脩行使其所講明者一一見之於躬
行又其次則教人以忠與信使其所行者必盡已之心而一一
以實爲之誠以不先之以文則理有未知何以責其行不次之

以行則所知亦虛文耳然行雖善而心有未實則亦僞耳故聖
人之教必兼是四者而四者之序又如此忠就已上看體也信
就事物上看用也忠信疑通管文行前章主忠信疑亦兼知行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聖人者大而化之者也君子者大而未化者也善人者不踐迹
而自不爲惡者也有恒者性地有常重厚朴實人也有恒字要
淺說方見在善人之下不然反在善人之右矣究其所行猶有
未善在善人不踐迹則天資亦甚粹矣美豈可淺淺看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然所謂有恒者無他有爲有無爲無盈
爲盈虛爲虛約爲約泰爲泰如是質實無僞方能有恒如使本
無也而自以爲有之狀本虛也而自以爲盈之狀本約也而故

以爲泰之狀如此者雖能僞爲於一時而無可繼於後難乎有恒矣然則所謂有恒者只是質實無僞耳人惟能有恒則由此而進於有善無惡之域而聖人君子之地亦可以馴致矣故夫子特言無恒之失以申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也全盡人道者聖人也次於聖人者君子也得於天資自然有善而無惡者善人也直實無僞亞於善人者有恒者也或以本無是善爲無未實有是善爲虛未能該衆善爲約者非也有恒以質言不可說涉於學去○此言難乎有恒非正解其義而註云申言有恒之義者亦大壯彖傳剛以動故壯意○或曰子以四教忠信在後而朱子謂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何也蓋有恒者全是說資質猶學以威重爲質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相似

子釣而不網

○孔子或爲養與祭祀賓客之需未免於漁獵然其漁也以釣貪吾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網絕流而盡取之其弋禽也只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爲出其不意也此可以見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釣弋皆男子之事雖聖人有時爲之魯人獵較文非特少貧賤時耳○網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網者以其大繩屬網也不曰射而曰弋者以其生絲繫矢而射也漢文帝身衣弋綈弋字義同

蓋有不知而作者

○天下之物莫不有事故爲其事者當先知其理理即其事之

所當然者也蓋有不知其理而妄作其事者我却無此夫聖人
 生知安行於天下之事蓋不待先知其理而後為其事今乃曰
 我無不知而作者則是言其於事皆必先知而後作也故曰謙
 辭便見得人須要知下文承之云然知亦未易必也多聞人之
 言其言有善惡也則擇其善者而依之行多見人之行其行有
 善惡也善者記之以行惡者亦記之庶乎有以備參考而不昧
 於所從如此則雖未能實知其理然亦可次於知而不至於無
 知妄作矣上言不知而作我無是便見得人須是知下文多聞
 多見是教人以求知之方也此兩句亦互相發

○聞見之寡不足以求知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所以求知也若
 知者則所知無一之非實此方是求到那知處故次之

孔子言未嘗妄行蓋亦謙辭者以其非聖人之極至也

互鄉難與言

互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有童子請見門人疑之以為不
 當見也

○子曰釋之也人既一旦自潔而進見我則但許其今日之潔
 耳固不能保其往日所為之善惡但許今日之進見耳亦不復
 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既往之事既不追將來之事又不逆
 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又何為已甚乎

潔修治也自其今日之求見可知○若追其既往逆其將來而
 不與其潔已以進則非中庸之行而為已甚矣○童子見謂得
 見也

子曰仁遠乎哉

○仁遠乎哉仁者本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我但一念欲仁而又求之則仁固吾心中物隨求而得矣然則仁遠乎哉

○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仁者心之德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非在外也見不遠意凡在外者求之則有得不得縱得亦無如是之速惟仁是可自必底隨求隨得一念方動應念而生○我字虛說不必指聖人身上說集註全不提聖人此語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使人知自勉而不憚於用力也人固有以仁道遠而難至者故夫子發此以示

之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蓋昭公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而司敗復舉以為問即此而度其意是蓋持其吳孟子一事而不以為知禮故問之以試孔子孔子答之以為知禮不過就其習於威儀一節而言耳

○司敗聞孔子之言心不以為然及孔子既退適遇孔子弟子巫馬期者司敗乃迎揖巫馬期而進之曰我聞君子不黨於人由今觀之君子亦黨乎為何魯君娶於吳魯與吳皆姬姓是為同姓以其同姓而諱之乃謂夫人為吳孟子夫同姓為婚知禮者不為也君而可為知禮孰不可為知禮乎而夫子以為知禮

非黨乎

周女曰姬商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吳孟子在魯只稱孟子今見於春秋孟子卒是也謂之吳孟子蓋當時譏諷之詞故特冠以吳字見其終不可掩也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宋子姓也又係吳以別之吳與子字相軋矣所謂欲蓋而彌彰也魯人既

是諱之只用子字不必着吳字矣今着吳字意是他國譏諷之語故加一吳字以暴其事耳

○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曰丘也幸哉人莫不幸於不聞過我苟有過人必知之既知於人則聞於已而可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乎

孔子既受以為過而不辭則司敗所斥吳孟之事固在所不辨矣一則不失君父之私諱一則又不誣天下之公議

子與人歌而善

○孔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者則且自停其歌而必使之復歌使之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却從而和之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與人歌共歌也反之彼獨歌也和之我自歌也反復也復覆也去聲讀

氣象從容故能使反而後和誠意懇至使之反有自下之意也謙遜是自認其不如彼也審密欲得其詳不掩人善使彼得自見其善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

○若論文辭無分曉我也相似人若論躬行實踐之君子則我全未之有得文者如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便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一體之於身見之於事也此皆聖人自謙之詞而足以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在所緩行難不可緩也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實躬行君子是也莫疑辭猶俗言無分曉○辭則自謙意則欲人知言之難易緩急而勉其實也

若聖與仁

○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人之道為之於已而不厭以此誨人又不倦則亦可謂如此而已耳然為不厭誨不倦非實有此仁聖者不

聖人之道 一本仁 聖之道

能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愈見夫子有仁聖之實也公西華適在側聞夫子此言而有悟焉乃嘆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世固有未能盡仁義而教人仁義者但不倦却難故集註只提不厭不倦說且夫子自謙之辭亦是如此非固遜其名而却處其實也

○聖者大而化之德極其盛而又無其迹也仁則以心德之全人道之備正是德之盛處○大而化之之謂聖者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

仁聖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於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當如此分別

正蒙至當篇曰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太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南軒曰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

○子路請禱於鬼神欲為夫子悔過遷善以祈神之祐子曰果然有此則丘禱又矣亦不待今日有疾而始禱也聖人言此意蓋以其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矣○子路請禱而夫子問以有諸蓋欲子路察省夫禱之理苟知其有是理則凡素行有愧於神明者宜用禱而夫子無用禱矣子路未達故曰云○既曰丘之禱又則死生付之命矣○周公亦嘗為

武王行禱子路之禱固不為非但不宜請於病者既以為請則夫子不得不辭之然夫子不直止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則禱之禮亦有不可以夫子之故而遂廢者矣聖人雖在病中而其言之從容曲折亦如此真造化所在也

上下神祇上之天神下之地祇也行禱五祀謂行禱禮於五祀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此註當用在丘之禱又上○大學術義補祈禱卷載朱子曰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其於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所作至天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為備奢則不遜儉則固

○凡禮得中為貴奢之弊則僭上陵分而不遜儉之弊則朴焉無文而固陋奢儉既各有害然儉之害小而奢之害大故與其不遜也寧固固則已分有未足不遜則溢於禮法之外矣○奢儉二字便是失中不遜與固皆其害也

君子坦蕩蕩

○君子循理不以得失利害為心故坦蕩蕩小人役於物則患得患失之心無時而已故長戚戚

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坦蕩蕩猶云光燁燁不可以坦字當常字對長字○心廣體胖此只做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較深

子溫而厲

聖人容色隨時不同而無一之不中和時乎溫也溫而厲時乎威也威而不猛時乎恭也恭而安是皆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然却本於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言德性兼陰陽之理本是中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言其氣或偏於陰偏於陽則其見於容貌者亦偏矣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言其氣質不偏陰陽合德也陰陽以氣言德即陰陽是也氣虛容貌實○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則氣質亦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矣故此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云非容貌有中和之氣乃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也○恭而安按堯典述堯之德始之以欽繼之以安安恭而至於安則所謂篤恭而不顯者矣堯孔雖窮達不同恭德之安則一

也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泰伯其可謂至德而無以復加者矣何也固以天下讓於商而不取且又隱然不露形迹而民莫得而稱之夫以天下之大讓於人而人又莫知其為讓此非其德之至極而何哉○觀集註所序見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則以商道寢衰二則以周日疆大三則又以孫昌之聖有五天下之理也

又云泰伯不從此正泰伯之所以讓天下處至於與仲雍逃之荆蠻者特以遂其父傳歷之志蓋知太王翦商之志既不可回傳歷之志又不當拒故去之以滅其迹非固以無君之罪而嫁

之也若讓天下處却在前之不從上此亦因其不從故有是事也自太王乃克季歷以下至武王乃克商而有天下皆是叙周家來歷見得武王只是終太王翦商之事耳非固以文武之有天下實泰伯之所讓也

○泰伯若從太王翦商之志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因後來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於泰伯也其實曾以天下讓也○泰伯若從太王志則太王時雖未有天下至泰伯便當有天下矣註云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何以見之泰伯采藥荆蠻而人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為之豈不足以有天下故夫子斷曰以天下讓也○泰伯之讓季歷正與伯夷之讓叔齊其事迹與

心正相契合而註不言者泰伯之以天下讓不在此也故集註不曰即夷齊讓國之心而曰即夷齊扣馬之心云云○太王欲翦商便是謀取天下泰伯不從便是以天下讓非虛說也非推本也

○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夷齊之所執者君臣之義也泰伯所執者亦君臣之義也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夷齊之於武王有犯無隱其去就可以顯其迹泰伯處父子之間則當有隱無犯其去留不可以露其迹此所以民莫得而稱之者也至德只在可取不取上而帶又泯其迹意不可全重在泯其迹上若重在泯其迹則文王之至德又說不去了或曰人知泰伯之逃荆蠻耳而不知其讓國也人但知其讓國也而不知其讓天下也

此說不是全說以天下讓季歷而與所謂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者相背矣不必依

○此章一則見泰伯全君臣之義所謂三以天下讓也二亦足以見泰伯全父子之恩所以民無得而稱也重在君臣之義至父子之恩亦帶說對待舉不得○泰伯若當武王時必不為武王之事文王若當武王時必不如武王之暴當時紂既投火死了何故又要斫其首而梟之他雖天下罪之亦做你底君父來何至此之甚湯之於桀亦放之而已此孔子所以獨謂武未盡善○泰伯既為至德太王則所謂未盡善者矣○若季歷又生子甫有聖德太王恐亦未敢遽擬其有天下也未知朱子所述

罪之一本罪人

云果出何書蓋史記也然史記安能得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

耶少微鑑載雙湖胡氏之說及通鑑前編金氏之辨似於義甚
精宜考之

恭而無禮則勞

○此章重在禮字蓋禮者天理之節文即中之所在也凡事貴
乎得中不中則各有其弊如恭美德也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恭而恭矣其弊也勞慎亦美德也慎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慎而慎矣其弊也憇勇亦美德也勇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勇而勇矣其弊也亂直亦美德也直而無禮以節文之則
不當直而直矣其弊也絞○勞憇亂絞○勞所謂病于夏畦也憇所謂畏首畏尾也
禮了方勞憇亂絞○勞所謂病于夏畦也憇所謂畏首畏尾也
亂所謂犯上作亂也絞如證父攘羊是也

君子篤於親

此段不著何人說舊以屬之上文而通為一章張子依之至吳
氏以為當自為一章而疑其為曾子之言朱子亦然之故今不
連上文讀

○在上之君子若能厚於其親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處之
各盡其道則於其親篤矣夫親親仁也上仁則民亦興於仁而
各親其親矣若能於故舊盡忠厚之道以處之而不忘其平生
之好則為厚之道也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矣
○此親字與君子不弛其親之親同無父母諸父昆弟子姓說
故舊即與故舊無大故之故舊同○篤字重不遺字輕篤於親
不遺弛於故舊自有輕重張子曰人道知先後云者言知所輕

重則恭慎勇直施於親舊者自無過中之失而民化德厚矣然較牽強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

○曾子有疾疾者病之革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至此自幸其得免於毀傷故召在門弟子而詔之曰你輩開了被看我底足開了被看我底手其有不全者乎且我之保守此身極難小旻之詩曰戰戰然恐懼兢兢然戒謹我之戒謹恐懼也如臨深淵而恐其墜如履薄冰而恐其陷其焦心勞思惟恐其毀傷有如此者幸未有毀傷至于今日自今以後我知得終免於毀傷矣小子語畢而又呼小子者以致反覆丁寧之音蓋曾子最是箇嚴篤底人說這語便要入於人之耳

貼於人之心如語孟敬子亦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都是要他記得都是丁寧之意

或曰曾子所保者身也所以保者心也意欲全其身而不辱其親然觀集註云曾子平日以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本文云啓予足啓予手又觀夫子嘗語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又以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對說可見曾子此章本意只是說保全身體難謂所以保者心也心是德所在而仁以為已任章全是心上事此特仁以為已任中之一事耳大抵人知不忍毀傷其父母之遺軀則自能謹行而不至玷父母之名名矣夫子告武伯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而朱子曰人子體此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此則曾子之意也豈可

四書章句
上論六卷
四三
淺淺者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數句只是一箇
恐字意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可以無恐矣

孟敬子問之

○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又恐其忽
之而不之識故先自言以警之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想孟敬子平
日是箇留心於細務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
在然君子所重乎道者只有三事三者何不動容貌則已一動
容貌便遠了暴慢之氣而容貌皆得其道不正顏色則已一正
顏色便要近信而無色莊之偽而顏色皆得其道不出辭氣則
已一出辭氣便要遠鄙倍之失而辭氣皆得其道君子所重在

此三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違天顛沛之違者也石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
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此君子對有
司而言大槩指孟敬子一輩人說不必專以德言

集註言自言也此解曾子言曰之言字與其言也善言字無預
將死言善曾子自言也謂之自言者此是曾子說自家事無預
於敬子然所以警敬子之聽也○人窮反本故言善反本者人
性本善也

道字該得廣所貴者三事而已動正出三字無工夫善惡未分
直至遠暴慢上方見所貴乎道之意蓋固有動容貌而暴慢者
矣遠暴慢近信遠鄙倍都要在心裏做出來總是脩己以敬容

實而貌虛此以一身言顏實而色虛此以面上言暴慢暴烈者之過慢柔者之過正字比動出一字略着力蓋緣顏色亦有容偽者故獨曰近信若容貌辭氣則有不容偽者信實也表裏如一之謂實鄙兀陋也其失小倍背理其失大一說鄙是說得卑近者背是說得過高而實背理者前說似正而過高之說亦兼之矣

此三句身上事盡之矣而心亦在其中但亦就孟敬子所及者而語之若正論脩身則須自誠意正心來○但以三者為君子所貴所貴在此則所輕者在彼矣何用汲汲為遠字近字不必以為貼貴字必遠必近方為貴也如已動容貌而遠暴慢是所貴也

斯遠斯近一本作所遠所近

○言本該本末所貴乎道者三則其本也還要知道遠近之事亦在道中動正出三字不是用工夫字工夫在斯遠斯近上但遠暴慢等工夫即在於動正出處非動正出之外別有用工夫所在也朱子小註答問之言宜細求之自不相悖

集註學者所當操存省察云在此三句外此三句舉見成者而言曾子以是告敬子便見敬子當操云脩身之要即為政之本也要字本字貼貴字意對遠近之事言操存省察者未見於容貌色辭之時則如此存心及見於應接之間則如此用力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所以實所重之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 章

○以已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已之多能問人之寡能其有也不

自以為有而若無然多其實也不自以為實而若虛然人若以非禮犯之我本直而曲在彼也已亦安然受之恬不與較曲直昔者吾友蓋常服行於此美但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便見今之無其人也

○以能問於不能四句以知言有若無貼問不能句實若虛貼問於寡句能不能就所造之高下言所問者終是其不能處或未能自信處○顏子之問初不知我是能彼是不能也但彼雖不能我所問者却是彼之能處非此事我本能也又却去問人那人又是不能者如何吞得却枉費了工夫非聖賢之實心下問○犯而不校是所存者大故人犯着他他自不覺得此句對上四句獨以行言力行之事多而獨以不校言者於此逆境尚

能善處是為能行人所不能行則其他可知矣此曾子之善言也此四五句所狀皆是地位高人物可謂善言德行○甚矣曾子之善形容顏子也欲說其學之高不用數其事而稱止說他云則其學之過人何如欲說其行之高亦不用多言只說一句犯而不校則其他皆可直箇一句當他人百句也如夫子稱管仲韓子推尊蓋氏者同一格式

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須要分曉若於以能問不能內着箇物我無間之心則此只是不耻下問地位如云人之善亦猶我之善我問之奚忝似又非所以論顏子也若於犯而不校內着箇義理無窮之心則顏子之不校者乃是內省恐怕是我之失所致故不與校耳若果無失又將校之耶亦非所以

論顏子也此與謝氏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之說展謝亦圈外註若是如謝說則不核後猶當做工夫且既曰犯便是失在他人矣如何用得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之說而謂但知義理之無窮乎

唐太宗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胡氏曰穎達所對亦足以箴太宗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偽以下人者乎是

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歎然如飲食之不飽此何所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右見綱目唐太宗初即位置文館下分註

可以托六尺之孤 章

○有人於此其才可以托六尺之孤為幼君之輔可以寄百里之命一國之政皆自其手出其才之過於人如此且又臨大節所係底所在他之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然堅定而不可以利害奪之恁樣人可謂之君子人與看來才節兼備如此信乎其為君子也蓋有是才而無是節則終歸於小人有是節而無是才則亦僅得為善人而已皆不得為君子君子才德出眾之

名所謂君子不器者也

○國有長君而為之輔猶未見其難托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共之猶未見其難攝政方難平時托孤寄命猶未為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托之重方見其難臨大節不可奪謂臨利害死生之際其所以輔幼君攝國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微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意之堅定而不可撓社稷由之以安生靈由之以全也○臨大節大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托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托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托孤者如高宗在諒陰政事聽於冢宰又如李任為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者不可以生者為溘死者

精微一作精明

為劣看事勢如何曾子只言其節操之堅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可以才可以也亦可奪節不可奪也丈夫所立須要到招之

士不可以不弘毅

章

○此章之言曾子平日之所學終身之所得皆不出乎此謂上不可以不弘且毅為何士者之擔子重而路頭又遠惟其任之重非弘不能勝其重矣惟其道之遠非毅無以致其遠矣是故不可不弘毅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於是而以為已任必欲身軀而力行之此其任不亦重乎且其身任是仁也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直到死而後已此其道不亦遠乎
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全說任重而道遠未靠在士者
用工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了須知任重道遠是所以當
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耐久弘毅之實一也○已任之任
與任重之任字同皆作死字看言仁所當身軀力行者任之重
也可不廓吾心胸以承載之乎又仁乃吾所當服行而無一息
之間斷者道之遠也又可不可不堅吾定力以終其事哉

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是說自今無規矩而後來
難久立畢竟弘是身體力行毅是志不少懈一說身體此理而
力行之身體謂依此理也故曰以身體謂以一身無體乎衆理
而力行之也○曾講曰士不可以一善自足而容受承載之不

弘亦不可以半途而廢而執守負荷之不毅○一息尚存相人
編第三卷論氣篇曰醫家以一呼一吸為一息凡人晝夜計
一萬三千五百息今觀人之呼吸疾徐不同或急者已十息遲
者尚未七八而老肥者太疾幼瘦者差遲古人定數之言亦舉
大槩而已

興於詩 章

○學者所造必先有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然後其善實有諸
已惡實無諸已而能卓然有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撓奪既能立
了然後進而至於義精仁熟之域而成矣然其所以興所以立
所以成又皆各有所由得是故其始之興也必於詩而得之何
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

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興也實得之興固以詩其立也又於禮而得之何也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立也得之○詩本性情有邪有正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邪正二字起下文善惡字其為言既易知註云詩辭明白而近人情也抑揚反覆註云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複翻倒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亦不是以本對文言節文度數即恭敬辭遜之節文度數也此兩句猶上節云詩本性情意詩自是詩性情其所本禮自是禮而恭敬辭遜其所本也○此禮字不是禮書書所載者是也夫禮有本有文恭敬辭遜以禮之本言節文度數以禮之文言恭敬容也敬心也辭遜心

之發也節則無過文則無不及度有長短之制數有多寡之宜

肌肉也膚皮也筋所以聯屬乎骸骸則脛骨也骨其大者註云

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愈堅固執禮之力也○

卓然自立者有定見有定力善必為惡必去自家扶監得起而

外物倒折我不得故曰不為事物所奪言不能奪其所守也

六律在樂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隔八相生而林

鍾為徵南呂為羽或大呂為宮則夾鍾為商仲呂為角隔八相

生而夷則為徵無射為羽此六律相生之大畧也更唱迭和前

者唱後者和而唱和又自相循環○可以養人之性情以其中

和也蕩滌其邪穢去其物欲之汙也消融其渣滓又使道理之

勉強而未純熟者皆消融而無餘迹也或謂查滓只是邪穢之

五言

查滓不知蕩滌都無了此二句如言已無不克禮無不復相似成德地位也義精知之至也仁熟仁之至也和順於道德從容不待勉強也仁義以人性言道德以仁義之本原言天道也義精窮理也仁熟盡性也和順道德者至命也一說道德統言之也○聲依永聲五聲也永者人歌聲之長短也律和聲律六律音也更唱迭和者聲律相為唱和也此所以節夫歌舞八音也聲律只在歌舞八音之內舞雖無聲律然其節亦協

○興於詩見詩之當學也立於禮見禮之當學也成於樂見樂之當學也又須細認興立成字○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只是此一箇心

○興時此禮猶未為已有也至立時方為實得而守之然立則猶未熟至成時方純熟而無事守矣興詩如志道立禮如據德成樂如依仁

○興於詩者以詩能興人也立於禮者以禮能立人也成於樂者以樂能成人也故集註上三截皆言詩能興人禮能立人樂能成人也下三截方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錄謂禮指文樂指本非也集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為本不見全是文解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聲十二律不見全是本解大抵詩禮樂皆在外

朱子謂是三者只是游藝一脚事史氏曰雖云然興詩即是志道時事立禮即是據德時事詩禮雖是藝中所該然方興方立只可為游之之漸未可遽謂游止於如此也直至成樂方是依

仁以後時事此即游於藝之極至處至此則興詩立禮之味亦
熟而游藝之實可見矣又曰非與無志非立無據非成無依興
雖在詩而所興者則是志道立雖在禮而所立者則是據德成
雖在樂而所成者則是依仁又曰藝是修治道德仁之器具道
德仁是頓放藝之處所

○興立成三字皆以已能者言謂其興也得於詩其立也得於
禮其成也得於樂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時猶未及乎立也至
於立則真有是善實無是惡矣立猶是自守者也至於成則義
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無所事守美此三段自始學至於成
德者也○此三者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難易先
後淺深者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興為先立次之成最後興者淺

最後一本為後

立者深而成又其深者也○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以資質言
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以學力不至言也

民可使由之章

○民指凡民而言也蓋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
能使人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孔子說民但可
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蓋所當然者
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固衆人所能行者故
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慈孝則皆出於天命之自然與人
性之固有者自非中人以上者未足與語此故不能使之知○
聖人本心不但使民由之更欲使民知之也但不可得耳故云
○此亦以氣稟所拘之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是謂論性

不論氣不備也若論聖人明明德於天下之心何所不至

好勇疾貧亂也

章

○人之生亂有二有亂在我者有亂雖在人而致之在我者此章可見聖人說人之好勇若不疾貧則猶安分未便至亂雖疾貧若不好勇則不至於肆暴而橫行亦未便為亂惟其好勇而又自疾其貧而不安分必作亂也人而不仁固在所憎疾但不可至已甚使之無所容其身其勢必致亂也蓋二者之心雖有善惡之殊然其生亂則一然則人固不可自為亂亦不可以自取亂聖人言生亂之道有此二端所以示人當知所警戒也○好勇疾貧觀其文勢重在下二字或曰不然只言其好勇而又疾貧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章

○此言人之有才而不可恃也自古之有才者莫若周公然假使真有周公底才那樣美設使以已有是才而自驕以人無是才而吝焉則大本已失其餘皆不足觀矣况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要足此句方見本文特舉周公之意而與程子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意相協○其餘指才使驕且吝則德喪矣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世固有為干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者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但知學以謀道而初無求祿之心如此者不易得也又於謀道而不謀食者斯為難矣○謀道不謀食為己不為人孔門顏曾閔開之外少有不為祿

而仕者故孔子嘆之與

篤信好學

○士君子要篤信要好學要守死要善道此四者要相為用而不可有一缺焉者也蓋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善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善道謂能全乎道也善道是要終地位必篤信好學守死者能之

○集註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不守死則不能善道下因乎上也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守死而不足以善道則亦徒死而已是上因乎下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之類所謂

信而不好學所信或非其正者也篤信守死未分是否必好學然後所信者是必善道然後所死者是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去就出處皆在此四者外此是士之本領

○無有用工篤信而不能守死者故曰守死者篤信之效是有守也亦無有用工好學而不能善道者故曰善道者好學之功是有學也既云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便見上四字尤重說有守便兼篤信守死說有學便兼好學善道或曰如此則當云有守有學而不曰有學有守美蓋篤信好學者學之事守死善道者守之事

○危邦不入為在外不入者言也若已仕其國安可見危而去亂邦未危則仕於其國者可以見幾而去然必亦嘗諫而不見

聽乃去若陳子之去非矣若邦已危則不可去何也方其亂時既不能諫又不能去直到危時方去則將焉用彼相哉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不能正於未然故也○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此其所以為鳳凰使神龍有欲人得而醢之矣士夫去就其可忽諸

危邦不入不危斯入矣亂邦不居不亂斯居矣非有學有守者一於不入不居也去就之義潔猶有就一邊在天下無道則隱老子荷蕢之徒是也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故曰天下無道舉一世皆然也○會講云天下有道則邦皆安而不危皆治而不亂無非可入可居之邦故見如此則孔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齊為隱乎為見乎石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桀溺又以

為避人之士正為其不能隱而猶見也故朱子曰有道不必十分太平然後出無道不必十分亂然後隱此說最長且應下文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若休會講則是國有道不是天下有道矣

○邦有道貧且賤焉非其貧賤也人自不我用不得不貧賤也故可耻蓋有道之邦所用者必有道之人邦無道富且貴焉希世投合而已不但無守亦是無學若有學者見道分明豈肯聞然苟祿○上邦字指國對天下此邦字單言指一世而無國若曰邦之有道而無可行之道貧且賤焉可耻也耻者耻其無可行之道也邦之無道而無能守之節富且貴焉亦耻也耻其無能守之節也○無可行之道無能守之節以出處言而去就在

其中

○不入不居則見則隱此惟有學有守者能之若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則是無學無守矣祇可耻耳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天下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專為無守雙峯之說可疑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此兩句不必再為他意擾蓋此兩句自是就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或曰不是推其由此四條節節都有就在其內然則危邦不入內安得有好學工夫

不在其位

有是位則有是政政乃有位者所當謀也君不在乎其位則其政乃吾分外者亦不謀其政也

○此章本意只是言不在公卿大夫之位者不當謀公卿大夫之政即此言而推之則上下之間各有分限天子不當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得兼諸侯之事諸侯不得理大夫之政以至左不得以侵右右不得以侵左皆不在位不謀政之意也

此位字大抵以臣言不必說不在君之位則不謀君之政君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之矣此是言外意晉溫公為相問伊川曰欲除一人除事中誰可為者伊川曰先從泛論人才則可今既如此順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君之口入於光之耳又何

害先生終不言所謂不在位不謀政也不在位而謀則為思出其位干分外之事也非惟不必謀自是不當謀也此是界限處謀是思所以處之非當泛論而已故註以任字代之
師摯之始

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故曰亂曰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朱子曰亂者乃樂終之雜聲也舉終以見始也○離騷首篇亂曰註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詞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禮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狂而不直

○聖人說凡人氣質不齊不能以皆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然後可以入於善以理論之狂雖是病然猶幸其直也今也狂而不直侗雖是病然猶幸其愚也今也侗而不愚恹恹雖是病然猶幸其信也今也恹恹而却不信只存得不好處其好處又都無了將焉用哉然聖人無棄人今日吾不知之矣甚絕之之辭然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是亦不屑之教誨也
學如不及

○言人之為學惟日孜孜而競尺寸之陰其用功已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及也學如不及以功言猶恐失之以心言聖人之意蓋謂今日之學既無此工夫而心中猶泰然不知恐懼則將如之何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夫一命一爵之榮猶能盛人之氣而奪人之志故世間尋常的人有得一資半級而自視侈然以權自張者何其卑也巍巍乎舜禹二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匹夫之身一旦而享天子之貴而能處之超然不以為樂若無所與於天下一般此其氣象視尋常人何啻萬倍其巍巍可知巍巍言其太過人也若以有是位而遂盛其氣則自卑小矣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之輕○巍巍高大貌此高大以氣象言下文是有天下而不與則天下為小舜禹之心為大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縈其心○舜禹視天下只當等閒獨舉舜禹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天下實出望外而却不足以為意尤見其巍巍

大哉堯之為君也

○惟天為大天於萬物無所不覆也惟堯之德有以準乎天而同其大堯之德惟與之同其大故其德之所被廣遠無盡蕩蕩乎無能名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於不可名言之中只有箇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然者可言耳者堯之德塞乎天地之間即中庸所謂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也何可言言觀上條文勢巍巍指天蕩蕩指堯對天之巍巍說

云云

蕩蕩乎民無能名已見堯之所以為大處至下節其德終不可名亦可見堯之大也○蕩蕩民無能名此正是堯與天同其大處非謂德之所施也况此德字就君德言下文云此特君德

當一作審

中指其一二而已其餘難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新安之說未當

一說蕩蕩乎民無能名猶中庸言德之所及廣大如天皆就德之所被言也○惟天為大至民無能名大抵以其德之不冒而言其無處不周匝也惟堯則之正中庸所謂配天也則下句非惟堯則之實欤或曰成功巍然文章煥然似亦盡矣猶為不可名乎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豈止一箇成功一箇文章便了得邪但成功文章亦不可小小說曰巍巍乎曰煥乎大抵大人分上無小事但孔子之意則以為此不足以盡堯耳孔子所謂成功文章大抵是就尚書所載者言若堯之所以為堯豈堯典一篇便細大都書得邪書不盡言言不盡

意其來久矣○成功是事業成就處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是其所以致成功底成功以績效言文章以其所施布之天下者言文章禮樂法度也禮樂教也法度政也

邵伯溫皇極經世解曰堯得天地中數故孔子贊堯曰惟天為大_上煥乎其有文章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象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味此言則知氣數亦當世下一世矣後世之欲復古者不其難矣乎程子亦曰唐虞之治不可復矣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為益以見堯之大也

允此策中云字
作已下效之

外有臣五人

○舜得臣五人而天下自治舜恭己無為矣則人才何其盛乎禹平水土兼宅百揆而天下之民得平土而居之矣天下之廢職亦咸熙矣稷播百穀而天下之民舉無饑矣契敷五教而天下之民自相親睦矣皋陶明刑而天下之民無敢作非矣伯益焚山澤而天下之民無禽獸之害矣此舜之所以得臣五人而天下治者也

○武王曰予有佐治之臣十人所以克商而造有周之業者此十人之力也則十人亦盛矣

○孔子之言蓋主周言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若之於古惟唐虞文會之際

上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為獨盛耳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以此言之謂有十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故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只一反手而天下悉為周有矣文王不取乃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至德乎才者德之用也此章言才皆就用處說不是兼體用是有體之用也○才難一條夫子本為周言而援及唐虞耳當時門人聽言者亦甚高識便敢把舜之五人為過於周之十人故以五名列其十人之上以起夫子之言而不以為嫌蓋人才不以多寡

為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

禹吾無間然矣

○禹吾無間然矣何也儉者或一於儉而不知所豐豐者或一於豐而不知所儉是皆不無可議禹於己之飲食則薄之至於鬼神則致孝焉享祀必豐潔也已之常衣服則從麤惡至於朝祭之黻冕則致美之焉自處之宮室則從卑陋至於民間之溝洫則盡力焉凡若此者飲食衣服宮室當薄也至於鬼神黻冕溝洫當豐也今也豐其所宜豐儉其所宜儉豐儉各得其宜縱欲指其隙而議之無得而議之矣故曰禹吾無間然再言無間然所以深美之○黻冕只是祭服不兼朝服言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罕言利及天之命及人之仁蓋計利則害義夫子罕言之者正義不謀利之心也命之理微仁之道大夫子罕言之者蓋非中人以上者不足以語上不欲人之忽近而驚遠也

○夫子罕言利者蓋君子正義不謀利然循義而行雖不求利而利亦在其中若計利則害義矣故夫子罕言之朱子曰凡做事止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之類夫子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之恐人計利害義耳罕言者不容不言特不多言

命以理言若氣數之命則夫子常言之蓋命者所以勵中人安得罕言如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亡之命矣夫

之類小註曰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委之而廢人事今集註只曰命之理微可見不無氣。一說何以知命為專指理也曰命之理微以此知之曰然則使無氣言則曰命之理氣微耶抑專指氣言則曰命之氣微耶可謂惑矣須依輔氏註

○罕言命者蓋以理言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雜揉難辨是其理甚微也學的上達篇朱子曰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人罕言之命之理微此理字不對氣而言乃無言也微字亦不同

○仁無理事說統百行該衆善其道最大也數言之不惟使人嚮學亦使人有玩之之心故罕言楊氏謂夫子只言求仁之方已復禮為仁此豈亦求之方邪

仁之本體終未嘗言非也罕言非全不言也已欲立而立人克己復禮為仁此豈亦求之方邪

命在天最玄妙故曰理曰微仁以道言仁該衆善道者衆理之總名故曰道曰大曰命曰仁即性與天道也仁者性之全體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前集註已曰夫子罕言之矣聖人既不欲人之淪於卑汙又不欲人之鶩於虛遠觀其罕言此三者則可見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

博學而無所成名黨人所謂博學者蓋指才藝之類亦未為知孔子也只言諸般都學而無一般名家○五百家為黨達巷黨人謂達巷黨之人也猶言互鄉童子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

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難以無所成名為大也

○聖人之太精粗本末一以貫之黨人特就粗末上譽聖人夫子聞黨人之言乃承之以謙謂門弟子曰他說我博學無所成名蓋以我不專執一藝也不知他欲使我何所專執以成名乎專執御乎專執射乎然則我將執御矣夫射御皆藝之卑者而御尤其卑者夫子不處其他而獨欲以御自處是皆謙詞然亦可見道之無所不在雖射御之卑聖人亦屑為之而孔子之大亦於是乎可見其一節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大哉博學此人譽之而孔子却只言吾何執上初不以博學自處若為不聞者是謙也觀孔子此言似全未嘗博學然故為謙○執御之云要非聖人之真心也聖人果欲執御以成名者乎亦見達

蒼黨人之不足以知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豈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以謙之說姑釋其詞而未暇及其餘也

子曰麻冕禮也

○古者之冕以緇布為之禮也今也以其細密難成改用絲為之用絲比之績麻為之者較為省儉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猶可從也吾從衆若夫臣與君行禮拜於堂下者禮也而今却拜於堂上是恭也恭則害義之甚不可從矣雖違衆吾寧從下不顧也以此觀之可以見聖人處世之權衡以同而異處學者即是推之凡世俗之事無害於義者皆可從或有害於義決不可從也○儉可從恭不可從也味註不如用絲之省約意可見

子絕四

○子絕四何也凡人之私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成於我四者常相為終始而夫子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自始至終絕無一毫之或私焉蓋聖人之於事一任天理而已○本文無循環意集註推說只用前註○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賢人之勉然也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聖人之自然也

子畏於匡

懼

○子畏於匡弟子懼子曰群聖人之統傳在文王今文王既沒矣則斯文獨不在於斯乎言其在我也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謂使天將喪斯文則我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而文不在茲矣今既得與於斯文而文在茲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我之一

身斯文之所在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所在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不在茲乎言文王方在道在文王文王既沒道即在我道既

在我則天意在於我矣故曰天之將喪斯文也云是則聖人

之一身其禍福豈止其一身之事哉實斯文興喪所係也豈偶

然哉故知匡人之不能加害是則天之默相夫子於冥冥之中

者非為夫子一身計為斯文計也夫子一身所繫之大如此匡

人其如予何○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是猶望其達也非是止

欲著書以傳來世也此與吾為東周之意同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乎不然何其於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無一之不能也是太宰以多能為聖也子貢曰固然

是天縱之而將入於聖者然聖之所以為聖者却不全在於多能又兼得多能耳

○木宰以多能為聖是以多能為出於天非人所學子貢之意亦然及夫子言吾少也賤故多能則以為由學而通非天之所生矣乃推聖字不居謙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若以多能為尚則人將循末而忘本也○木宰所謂聖指才言亦只是以多能言才正指鈞弋獵較之類其說最淺殊不知多能乃才中之末事耳子貢所謂聖兼才德言之聖無不通多能在無不通中最小事○或以才字貼多能多能當不得才字存於心者為德見於用者為才凡建功立業設施措置經綸大猷無不是才多能特其末事耳故曰聖無不通非

指德為聖也非專指德為無不通也即夫子鄙事之言觀之可見多能當不得才字若是脩政建功敷施運用之才豈可謂之鄙事

固天縱之將聖所謂生而知之者上也固字不必做實字解與又字相應言夫子固然是天縱之不限其所至而庶幾於聖者矣既聖則無不通是又多能也明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不在多能也○木宰官名或疑或宋未可知也當時不但闢有木宰吳宋亦有木宰故云

何其多能也多能也二多字重下文應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二句不是謙特以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另是一意○子聞之無聞木宰之所問子貢之所答也故註云非以聖而無不通

也

○此章凡四人之言惟子貢之言為的夫子之言前段是謙已後段是誨人木宰固不足以知夫子琴牢所記亦未為深知夫子也固天縱之將聖以德一言又多能也以才言但木宰所謂多能只指鈞弋獵較之類又才之末者耳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畢竟君子之所重者自有在也露出君子字面避聖字也○琴牢亦曰夫子嘗謂吾因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也以琴牢所聞證之夫子吾少也賤故多能者尤信不必說是弟子証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云只是門人記夫子此言又以子牢之言實之此或是正意吳氏註亦園外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當時必有稱夫子無所不知者故夫子辭之曰吾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是有鄙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如也却不故以其愚而忽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罄吾所知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我只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而或者遂以為無所不知耳此聖人謙已之意然能扣兩端而竭焉於此亦可見其無不知矣蓋聖人雖不自聖而實有莫揜其聖處○正蒙中正篇曰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鳳鳥不至

天將開天下之治必有祥瑞以為之徵兆故舜文之時則鳳鳥至伏羲之時則河圖出今也鳳鳥既不至河圖又不出是天下未欲平治天下也吾其已矣夫○右上所說於聖王字不貼夫子

嘗曰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予此即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以徵
聖王之不興聖王不興誰其用我故曰吾已矣夫○或又以為
泛說不指在上聖王不知集註不曰皆聖人之瑞而必曰聖王
之瑞夫子豈欲為王乎或曰不然謂聖王者指伏羲舜文言
孔子夢想只是要做周公不是要做文武也

子見齊衰者

衰麻服也齊衰有下縫者是冕衣裳言不是尋常衣服雖少必
作言齊衰者是衣裳者與瞽者其在雖少於我我亦為之起此
正意也集註云或曰少當作坐此又後一說當看或曰二字○
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不可以雖少對過之須以見之對過
之說專有爵敬也衰有喪於不成人如何也喚做敬曰不是敬

有喪者與瞽者是自加敬也哀矜施之彼而我不覺自敬此敬
字皆指作趨而言○見冕衣裳者而作趨未見其為聖人見齊
衰者與瞽者而作趨方見其為聖人

顏淵喟然嘆曰

○顏淵之在聖門學既有得因喟然嘆曰甚矣夫子之道無窮
盡無方體仰之庶幾可及則見其愈高而不可及鑽之庶幾可
入則見其愈堅而不可入瞻之已在目前似乎有方所矣及趨而
前則忽焉在後而莫之為象夫子之道其高妙如此

○此四句總是形容未見卓爾也慢說顏淵用力用力處都在
欲罷不能上此只言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下文也未說顏
子用力處只是言夫子之教

門人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此即高堅之意也高堅二字亦有辨在前在後一不及又一太過也亦有所當既竭善才此是就博約上着力未由也已方着力不得或曰通章都是化不可為之意

○高堅前後是全無入頭處後因夫子善教方得其所自然猶不能如夫子之自然處○高堅前後就夫子之道言卓爾就顯子所見言只是此一理向來摸索不着如今却見得在眼前然猶是見得未能至得

○如有所立卓爾謂日用事物之間此箇道理的有定在初無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矣究其實凡事事物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所謂無過不及而至善之所在也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

者意謂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耳○所立卓爾就行上說專說知固不是無知行又不是蓋顏子是博文約禮進進不休方見得箇卓爾在○卓爾亦在夫日用事物之間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顏子則事事上認得出來夫子則件件做得到

○如有所立卓爾猶出於力索也若至於化則無事於力索矣要見得高堅前後是一節卓爾是一節卓爾猶大也至於化又是一節○所見益親不是認得而已也就是行得只是不得如夫子之自然純熟而神妙也○言見得已親切而猶未能與之為一也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謂未能如夫子之從容中道耳○所見益親或謂高堅前後此是顏子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處是亦有見矣至此方益親切然泥不可及不可入不可

為象此等字如何說是親至此方為益親益字猶云甚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

○子貢以夫子久懷寶不仕故為此喻意其為不沽者故夫子釋其疑曰無此也沽之哉沽之哉重言之明其必以沽也但汝欲我求價而沽則我所未然我却是待價者也待價而價未至其不沽也又何恠哉

子欲居九夷

薛敬軒先生邵陽縣重修廟學記云予嘗行天下登名山涉大川覽天地之高迥極萬物之變化然後有以驗是道之大無不包而細無不入初不以遠近而有間也聖人之道即天地之道其流行充塞於宇宙間亦豈有遠近之間哉昔吾夫子欲居九

夷門人惑之殊不知九夷雖遠固不能外是道以有生聖人所存即道之所在又豈有不化之人哉今去聖人僅二千年不問海內外華邦蠻區愚夫小子皆能道吾夫子之號而起尊信之心由是愈見其道之大焉居夷之言非偶設也

吾自衛反魯

○按集註置詩於樂之上則知以雅頌為樂之詩歌者未然須詩樂平說殘缺謂樂失次謂詩也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要只在謹獨狹而用之逆而行之則為參同契矣皆無一息之或停者也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其要只在謹獨狹而用之逆而行之則為參同契矣皆無一息之或停者也

其幾則在謹獨靜要渾淪動要條暢。○舊程文所講亦好但以
往者過來者續分兩段貼道躰是未得本旨蓋必合往者過來
者續無一息之或停立得逝者如斯之意

逝者如斯夫至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者
○此章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所以示人體道當無須臾之或
息也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詞

有天德乃可語王道右曰聖學乃可語天德如大學之格物致知
聖學也誠意正心脩身乃天德也本此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道
也○不舍晝夜舍字土聲讀為捨者誤見離騷辨證上第七板
云與次舍屋舍之義同為止息也○右離騷洪註引顏師古云
譬言如為山

此喻人之為學廢於自怠成於自強也先言自止者後言自往
者蓋以其前日之所進證於今日之所棄尤見為可惜也只是
用為山九仞功虧一篑之意而演之耳

語之而不惰者

心解知也力行也而不惰重在力行上但由於心解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

聖人之惜大賢有進孝之之功無自棄之失○既曰進止二字說
見上章當不可以未見聖人之止之說為解孔子意謂回之學
進進不已使假之以年當當優入聖域矣而不幸短命以死殊可

惜也
曰而不秀者有矣夫入

○大穀之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為有成然苗而不秀者有矣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子言此以見人有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亦有發達而不實於成就者然則學者要自勉不可以如穀方苗而秀者自止必以既秀且實者自期彼其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猶學而遂止也故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至發達而遂止也故不成就若能自勉而進進不已未有不底于成者始學而不至於發達者是猶入門而未升堂者也發達而不至於成就是猶升堂而未入室者也

後生可畏

四十五十而無聞謂無聞於人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將來者之不

如我之今日乎然此亦顧其用力何如若或不自勉把持時節都挨過了至於四五十而無善聞於人則終為庸人之歸耳斯亦不足畏也已○安知來者不如今未必之辭但言其足以積學內要有工夫年富力強力精力也強健也老則衰矣○朱子曰後生可畏是方進也四五十而無聞是半塗而廢也此說不必從

○後生可畏亦未見得他方進四五十無聞亦未見得是半塗而廢也此章意在年紀上言後生可以積學若五十無聞則年已邁矣縱勉強亦不能矣○積學有待只是足以積學意若四五十則無待矣如云不亡何待

法語之言

○以正理而告之此樣言語人所敬憚能無從乎從之未為難
依正言而改其失斯為貴寬容異順而與之言恁樣言語無所
乖忤能無悅乎然悅之未為難能抽繹其所言之理斯為貴○
改之與繹之二之字都是閑字若以繹之為繹異言則改之為
改法言乎此之字正與不若儉而不備之為愈之之字同悅而
不繹則全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從而不改則亦面從而已
此樣人已甘為下愚之歸而終無自新之路矣吾亦無如之何
法言所以人必從者據理而言詞嚴義正安得不從異言所以
必悅者其言既有理而又委曲善入不傷人意故必悅但言婉
而意微若不將來細心尋討其緒則但見其言之可聽而不知
其意之有在也故貴繹○異言者婉而導之也導之者正微意

所正○悅而不繹則徒得其話皮正意思所在都不解如徒知
古人所謂好色而不知在內外無嫌怨徒知好貨而不知有居
室行糧○悅而不繹猶見賢而不能舉云又如見義不為無
勇尤為可責○法語者詞嚴義正固無有不從者異言者其言
微婉而不直指全用繹之然後知其意○破受言而能反於已
者為可尚受言而不反諸已者為難化
三軍可奪帥也

○以三軍之衆而拱護一帥宜不可奪也然三軍之勇在人勢
有所不及人有所不一則帥可奪也至於匹夫之微自守其志
勢孤力獨似可奪矣然匹夫之志在已我自家所守要如此雖
千萬人無所用其力不可奪也○此章文勢如中庸國家可均

中庸不可能也之意勉人自立也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

大抵學先要不以貧富動心有箇重內輕外之意然後可與進道者有恥惡衣惡食之意則識趣卑下無望其能有進矣然此亦進道之資耳若專狹此為能則志有所局無復遠大之望矣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人都緣此處蔽了所以見物重已輕而不足以為為也惟能不伎不求何以不善○集註於衣敝緼袍一節云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須看可以進道意下文何用不臧便是此意

○始言何用不臧者以其可進於道也後言何足以臧者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

智者不惑

此進學之序也這一句是對仁者不憂說○不憂總是無私憂不懼則那裏不去了此皆以成德者言若無後篇仁者不憂一章則此所謂此進學之序而及後章所謂成德為先者俱無矣同是一樣智仁勇兩箇智者同是一樣明足以灼理故不惑也兩箇仁者同是一樣理足以勝私故不憂也○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智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智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

可與共學

可與共學方是知所以求之之方求謂求欲行之也此是有志者然未必能適道下句方露出一道字道是正路當行底故曰

中庸卷下
論六
五

知所往也。○可與共學只是有志要學的人全未有一滴工夫只是說可學其實未曾為學也。適道却又是學得正。

知學方可與共學。知所往方可與適道。能立方可與立。能權方可與權。○可與立則於理之常者已盡之矣。未可與權謂於理之變者有未敢必也。如伯夷叔齊可與立者。武王周公可與權者。節節皆曰可與者。此亦為君子會友輔仁而言。

唐棣之華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詩言豈不爾思。至是遠而以人言也。夫子只借詩之言而反其意。其實不曾指說出朱子註云蓋即前篇仁遠乎哉之意。蓋人固有思而不能必至者。難言何遠之有。故知其以理言。但時文中也要先鶻突說幾句。然後轉向理上去。今則無人如此解。直截說理上去了。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只是一意相連說。與後節足縮縮如有循一樣。語勢或於此分言貌者非矣。

或以集註云恂恂信實之貌。遂以此為指貌。以本文謂似不能言。有一言字。遂以為指言。其未達哉。夫所謂信實之貌。此貌字。虛如大學瑟兮惓兮者。恂慄也。恂慄本指嚴敬之存於中者。言安得有貌然狀。釋字義之法當如此也。似不能言者。以形似言。安得為無貌。且以賢知先人者。不但言語其氣貌亦自是一樣。矣。便言唯謹。爾言貌亦不相離。

其在宗廟朝廷

集註詳問貼在宗廟極言貼在朝廷似可蓋在宗廟難着極言字在朝廷難着詳問字若非入太廟每事問一章則朱子於此亦無由下箇詳問字只用明辨解矣近日學者太不分析亦自是偏

朝與下大夫言

集註既引王制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則不可謂孔子當時為大夫有在其上者亦有在其下者

踧踏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止是恭而安之意此節言其視閭閻低低者又不同矣

此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事君事上也與上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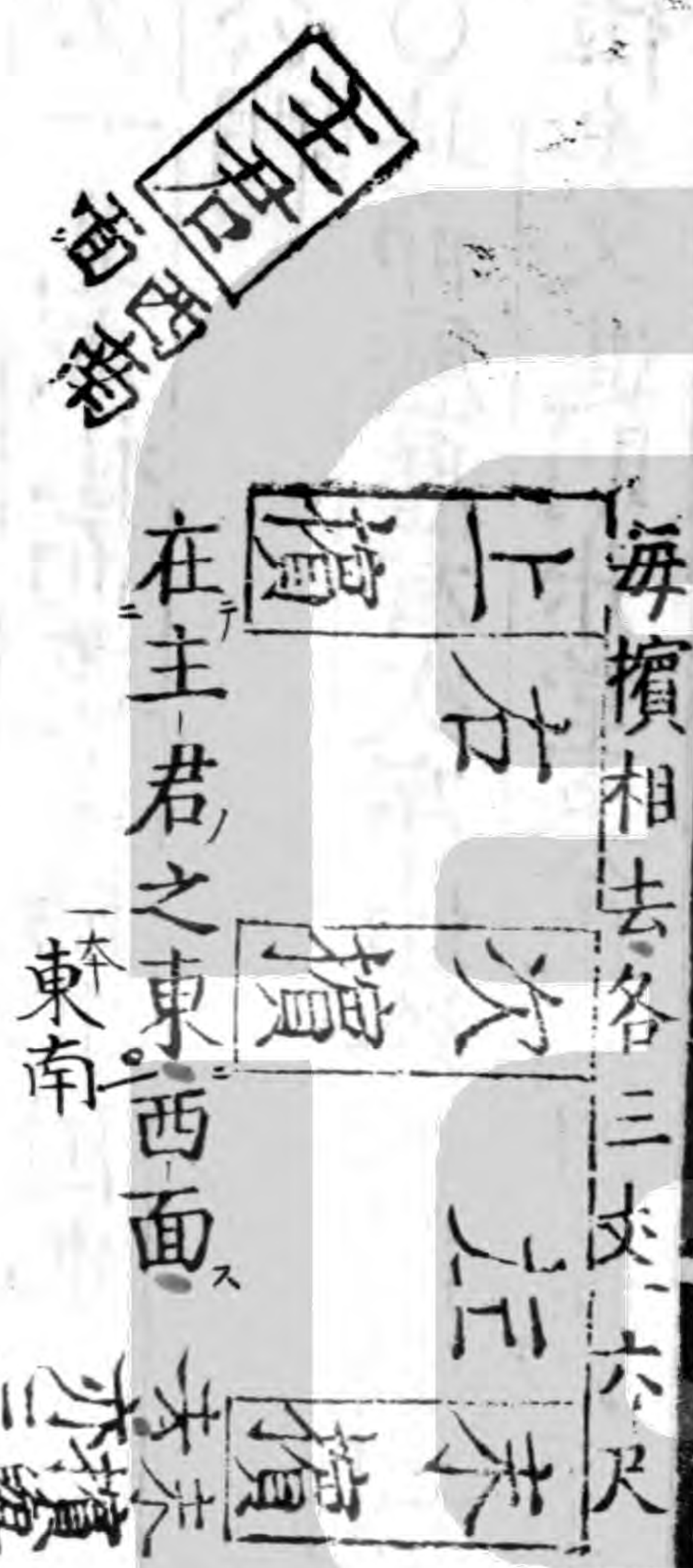
言而閭閻亦事上也一說以君對上下大夫則君為上而上下大夫俱為下以上大夫對下大夫則又自有上下之別也不必以上大夫附君俱為上而只以下大夫為下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此是方承君命為擯之時頓改常容也
躩盤辟貌說者以為盤旋曲折之意而吳氏程以為足盤桓似不能行者大抵盤是不舒也辟亦屏辟不寧之意洪武正韻註亦曰屏也今之表體後有所謂不勝屏營之至
傳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只謂吾國之臣僚賓所使則謂之介此是賓主方相見之時也○朱子曰古者賓主相見之禮主人有

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
 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
 賓主相見中間更有自上擯傳至上介以及於賓一節○周禮
 云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悉
 其或為他事而來示謙也上擯受君命而傳之次擯迺傳至
 末擯末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
 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依周
 禮行人註則先傳主人之命而出次傳賓之命而入於是復傳
 主人之命以復於賓而主人隨出迎賓以入也○依朱子則只
 是賓傳命而入於是賓主乃相見蓋朱子之心偶然只舉其後
 一節耳其首末委曲自有周禮在當依周禮為詳



朱子曰揖左人傳命出也揖右人傳命入也○孔子是時蓋為
 次擯揖者揖而傳之以命也故云揖所與立所與立者皆本國
 之臣僚同為擯者也若末擯傳之末介則不可以左右言○揖

禮記卷之六

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付之非如今日之相揖也今世所傳射禮之揖爲可證

○此節重在衣前後襟如也若揖所與立左右手則不必聖人獨然凡為次擯者皆然言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襟整

○趨進翼如也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此蓋只是主人送賓出就館之時未必一見成禮而遂送歸其國也

入公門

○此節歷歷有次序始於入門繼則及所立所履進此則過虛位矣又進則升堂矣已則降堂以至復位矣蓋自始至終各中

其節也使擯執圭升車之類皆然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無餘蘊矣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中門謂當棖闌之間君出入處也朱子曰棖如今哀頭相似闌當中碍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於左扉入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闌之間為君位

又曰疏云門中有闌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闌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依朱子上二說則中門也不在二扉之中乃在各扉之中也一邊是棖一邊是闌

故曰謂當棖闌之間也闔門左扉君立其中豈不只是一扉之中邪在右扉之中則左邊是闌右邊是棖豈不謂當棖闌之間

中門也異本作中門者

邪蓋門凡兩箇棖一箇闌也或者多不之察以為兩扉之中如此則止說當於闌為可矣何謂當棖闌之間小註與大註脗合也又與由闌右之說合



饒氏曰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尺璧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臬西為右入以臬東為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但挨闌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色勃如也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君出入處也屏宸也宸古作依上聲狀如屏風故此以屏言○門屏之間間字亦要分明屏之外門之內也朱子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古所謂外朝也饒氏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則宁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耳

門屏制何如曰樹小墜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朱子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饒氏曰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

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孟子曰舜南面而立
屏氣似不息者

○未嘗不息但似不息者作此題雖極狀其恭敬不寧亦要恭
而安意

出降一等云 踏也

既和而踧踏餘敬終不忘也蓋在君所可以敬勝和不可以和
勝敬也

執圭鞠躬如也

執圭鞠躬一條是指在所往聘之國執圭云 也故遂繼之以

享禮有容色而註亦曰既聘而享

上如揖下如授

正義十二篇曰上堂如揖下堂如授其容紓也○既曰平衡而
又有上下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上下高低也

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享禮公獻也私覲公事已畢也○享用圭璧庭實新安曰此之
用圭璧即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相妨彼乃命圭也○庭實
謂皮幣輿馬之類○私覲以私禮見也不知有土宜之類否朱
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有私禮物與所聘之國
君及其大臣然此私覲專主獻其君言不及其大臣也○私覲
只主私覲於君小註及其大夫之說非正解也

君子不以緝緞飾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

○君子指孔子而言猶言君子有三變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亦指孔子孔子不以緝與緹二色為常服之領緣蓋齋服用緝飾喪服用緹飾此不以飾者飾常服也蓋齋自有齋服之飾喪自有喪服之飾常服自有常服之飾此謂不以齋服喪服之飾飾常服也此常服領緣之制莫說非正色既非正色如何齋喪用之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二色不以為私居之服非謂只不用為褻服而已褻服且不用朝祭之服可知所以然者蓋紅南方間色紫北方間色間色不正且近婦人女子之服丈夫自有丈夫之服所服自有正色何用紅紫為○婦人女子自有婦人女子之服飾紅紫不以

祭服則朝祭之服可知此本文露出褻字之意此丈夫服飾之制

當暑衫絺綌

○當暑着單絺綌之衣也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蓋暑服雖宜於輕淺而亦不宜於見體衫絺綌而表出之此暑服之制

緇衣羔裘

○不但暑服冬服亦有其制蓋禦寒莫如裘裘必有衣以裼之於外夫子緇衣則羔裘也使緇衣與羔裘以黑色相稱素衣則麕裘也使素衣與麕裘以白色相稱黃衣則狐裘也使黃衣與狐裘以黃色相稱此冬衣之制然聖人之或羔裘或麕裘或狐

出其表於外
一本出其末於外

裘非苟且隨意而服之也蓋羔用之於視朝麇用之於視朔與受聘享狐用之大蠟息民本文不重在此此又添一意

依語錄則裼在內依集註則裼在外今考之玉藻曰羔裘緇衣以裼之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又記曰曾子襲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由此觀之則裼在外明矣此皆朝祭之裘也

○裼裘者露裘在外襲裘者蓋裘於內如今之短袖皮裘內皆有衣以套之而出其裘於外况古人上衣下裳之制裘固多止於膝間也

襲裘長短右袂

○至於襲裘用長長則溫也裘雖要長右袂却要短人之作事

用右平短右袂所以便作事此又襲裘之制也

此羔裘之制若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麇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

狐貉之厚以居

○然襲裘以何為之狐貉之毛最為深厚用以私居取其適體也狐貉之厚謂裘也此又襲裘所宜用之制也

去喪無所不佩

○至於佩玉之類除是居喪不佩若去喪則無所不佩王者君子之所比德至於觴礪之屬君子之所有事而不可缺亦在所佩也故曰無所不佩此又一通制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是謂帷裳帷裳之服則不殺除非帷裳則殺之使要半於下齊倍於要殺則無襜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襜積以其用正幅也朝祭之服裝用正幅如帷謂之帷裳帷裳朝祭之裳也帷裳不殺非帷裳無不殺者此又裳之制也○朝祭之裳名曰帷裳裳且虛說若說得詳盡不待說必殺之矣○考之家禮深衣制度有裳裳云則新安所謂深衣之裳者為是但註云君深衣則不止深衣而已凡裳恐皆然惟裳不殺其餘皆殺也此又一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吊
○此吊服之制吊必變服若羔裘玄冠吉服也不以吊羔裘朝服玄冠祭服皆吉服也孔子不用之以弔喪蓋喪主素

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故帶冠亦曰服冠服冕致仕之時人多不朝朝或不以朝服夫子則服朝服而朝必謹其所服也此又致仕朝君之制也○吉月謂每月之吉不特正月之朔○若不致仕時則無日不朝不待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是致仕時則無日不朝不待吉月矣且吉月而朝亦常禮也焉用記故知其為致仕時

○以上所記天子衣服之制皆是與當時之人不同者齊必有明衣布

○孔子當祭而齊沐浴既畢必有明潔之衣着之所以明潔其體也明衣只以布為之蓋但取其潔不取其華也

四書章句 上論六卷 八十四
○然齊主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着明衣而寢寢衣之制如何其長也一身有半其半蓋以覆足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又必變食平時飲酒茹葷惟齊則變食不飲酒不茹葷其居處也又必遷了常時所坐之處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以不與平時同也此記孔子謹齊之事前兩段就衣服上說所謂致潔以盡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所謂變常以盡敬也
食不厭精

○不厭字有斟酌孔子固嘗飲醜食矣何嘗必欲如是
割不正不食

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按以寸為度自

五毒一作苦毒

是斷葱之法與切肉無干○綱目漢明帝十四年楚王英以謀逆連及太守尹興陸續時為尹興掾逮考條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續母自洛陽來作食以餽續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吏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不然何以知之續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覈其實陰嘉之以狀聞上乃赦續等還里
不得其醬不食

如食魚膾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鷄濡鰾皆用醢醬
○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 濡鷄醢醬實蓼 濡魚卵醬實蓼 濡鼈醢醬實蓼註濡烹煮之也煮豚則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

於腹中此四物皆以麋魯其腹而煮之也。○內則又曰魚膾芥醬麋腥醯醬五物之用醬皆以調和其汁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

○惟酒無量聖人不自為量也。蓋酒以為人合惟在人飲量不同。若我為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我為客而主人固多勸我亦須為之多飲。但都以醉為節而不及亂。亂則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酒以為人合惟人字泛說。

沽酒市脯不食

○凡酒脯出於家造者則精潔而且無傷人之虞。沽酒市脯則恐不精潔或傷人也。故不食。

不撤薑食。○謂每食必設薑。○不多食。○適可而止。

祭於公不宿肉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公字讀

○助祭於公家所得胙肉當日即分賜了。不宿肉至於家之祭肉雖不當日分賜也不過三日皆以分賜了。○出三日不食之矣。此記者推夫子之意也。今又當看地方及天時如何也。

食不語寢不言

食不語此節正意寢不言附記也

○當食而食不對人說話語由人先發也。當寢而寢自家也不說話言由已先發也。○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語食不語况自言乎。一說言語都是對人說話但食對人寢獨居故云然。○若是他說我若述是我述與他言。○寢不言也是不與人

言不成都無人在只我自說以此見言語不可分只是所在不同故分

雖䟽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

食無不祭而祭無不敬聖人之誠也○若作瓜字則在菜羹之內矣必字為是○瓜依陸氏作必為是陳氏謂瓜即菜意重席不正不坐

只是必正席之意一說正席是其身之正於席也與正席條朱子小註及曲禮之言不合只做泛說為穩不必依葉氏註○葉氏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者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此蓋是外意然亦聖人之所謹也既不正不坐則此等皆其所不苟矣本文元未及此

須要主一○大註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只是大槩常說如葉註云却是不得其醬不食之意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以大聖人之德而處鄉黨如是後生小子輩可不謹哉可不嚴哉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非士大夫也讎非大祭之備也在常人以為可忽矣聖人之意以為鄉人為我讎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朝服敬也朝服乃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之大慶賀朝服也萬石君子孫為小吏來歸君必朝服見之不名○鄉人讎為孔子讎也所謂索室中

驅役也。孔子以為鄉人為我難，我主人也可不敬乎？昨階東階也。主人之位也。○安定胡先生雖盛暑必公服，終日古之公服亦如今制之紗帽，員領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問人於他邦人，夫子所交之人也。夫子遣使往問那人於他邦，使者即行，則從背後再拜而送之，如親見之敬也。○送本送使者而曰如親見，指其所問之人，蓋拜送使者亦是為所問之人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季康子饋之以藥，大夫有賜，義當拜受。天子則拜而受之，凡賜食必嘗，以拜夫子。以康子所賜者藥也，則未知所用何品。

所療何病，所以只拜而受之，而不嘗，然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惟在我之意，有所不能達於彼，而在彼之心，亦不能無惑於我。故明告之曰：丘也未達，不敢嘗。夫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一事而三善備焉。

廐焚。

邢氏曰：孔子家廐也。以退朝知之。○吳氏曰：家語云：國廐，恐非國廐，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

○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初間廐焚之時，獨問人而不及馬，迥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

君賜食。

四書章句 上論六卷 八十一
○君以熟物賜之天子以君所賜必正席而先嘗之如對君然
但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然君賜食天子既嘗之於已又頒
賜於人而獨不以薦者恐出之餽餘也君賜之生肉必火熟之
以薦於其親榮君賜也君賜之生畜則養之所以仁君之惠無
故不殺也家有祭享及大賓乃用之○君之餽餘在君可以賜
其臣在子孫不宜以薦於其先○食或餽餘君上以賜於臣下
則可子孫以薦於祖考則不可蓋只云先嘗便知其不以薦而
所嘗之餘即以頒賜矣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於君君一舉之食也故有祭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朱子謂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蓋在北牖下固
東首矣其遷南牖下亦必東首○朱子又曰常時東首亦有隨
意卧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在何趾○玉藻云居常當戶寢
常東首也愚謂寢當戶則風從頭後過不受風也豈亦古人之
意耶按東首以受生氣似當西首乃受得生氣今人所傳攝生
調息之法但要向東豈其為法不同欤○東首以受生氣也新
安曰天地生氣始生於東方依此說則以人身亦小天地也東
首只是順其氣之行欤故為受生氣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其於父母亦然
朋友死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族妻族及旁親主之

言告或作訃告

是無所歸也為朋友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又曰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但曰殯而本曰葬則其親者在遠必言告之未及故也

○朱子於此章一則曰朋友以義合二則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愚謂惟平日於朋友之饋雖車馬受之不至於感激無地者方於朋友死無所歸之時可望其為殯也何則只是於義字看得透也此亦觀人之法蓋能以義處己方能以義處人惟能以義處人必能以義自處○雲峯曰此節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而饋亦饋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魏元忠受武后遺詔而感泣不知義也然

則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元忠之不能效義於李未也固然矣夫朋友非必有大氣力者然車馬之饋且不拜而元忠乃為武氏之詭恩所動甚可惜可恨也

寢不尸

尸謂偃卧朱子曰女生必偃男生必伏可見所謂偃卧似死人者非謂覆卧也朱子之言出離騷

見齊衰者

止

雖褻必以貌

狎與褻不同狎謂素親狎謂其人與我素熟也褻謂燕見謂我之見其人非在公所禮法之場及稠人廣坐之中也

變與以貌亦不同變只是改舊容有驚哀之意而已以貌則加敬矣而以貌之中亦不同於見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於

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既云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而又曰凶服者式之不亦重複乎曰不然式之者謂在車而式之也雖狎必變不指在車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主人禮意之厚亦於盛饌見之可見今之待客亦不可任情從薄但要知禮敬之意有不全在飲饌之間則可矣

迅雷風烈必變

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者並行而不相悖故曰必變非聖人為所驚惶而失次也記曰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但不迷而已升車必正立執綏

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正立可見其心體無不正執綏可見其誠意之肅恭分貼未為不是又曰蓋君子恭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見於此謂其恭敬見於正立執綏也

車中不內顧

朱子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此二句最緊要禮曰顧不過較視者直視也顧者交顧也立惟視五雉式惟視馬尾雖有顧時亦不過較不內顧也雉是車輪一轉之地五雉則九丈之地矣車輪高六尺圍三徑一則闊丈八五雉為九丈

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皆失容且惑人失容為重故曰雍也可使南面以其寬洪

簡重有人君之度也孟子謂梁襄王曰望之不似人君云可見德容表裏所繫之重究其歸一也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理最好凡士大夫皆當服膺弗忘如此等句一倡三嘆猶有餘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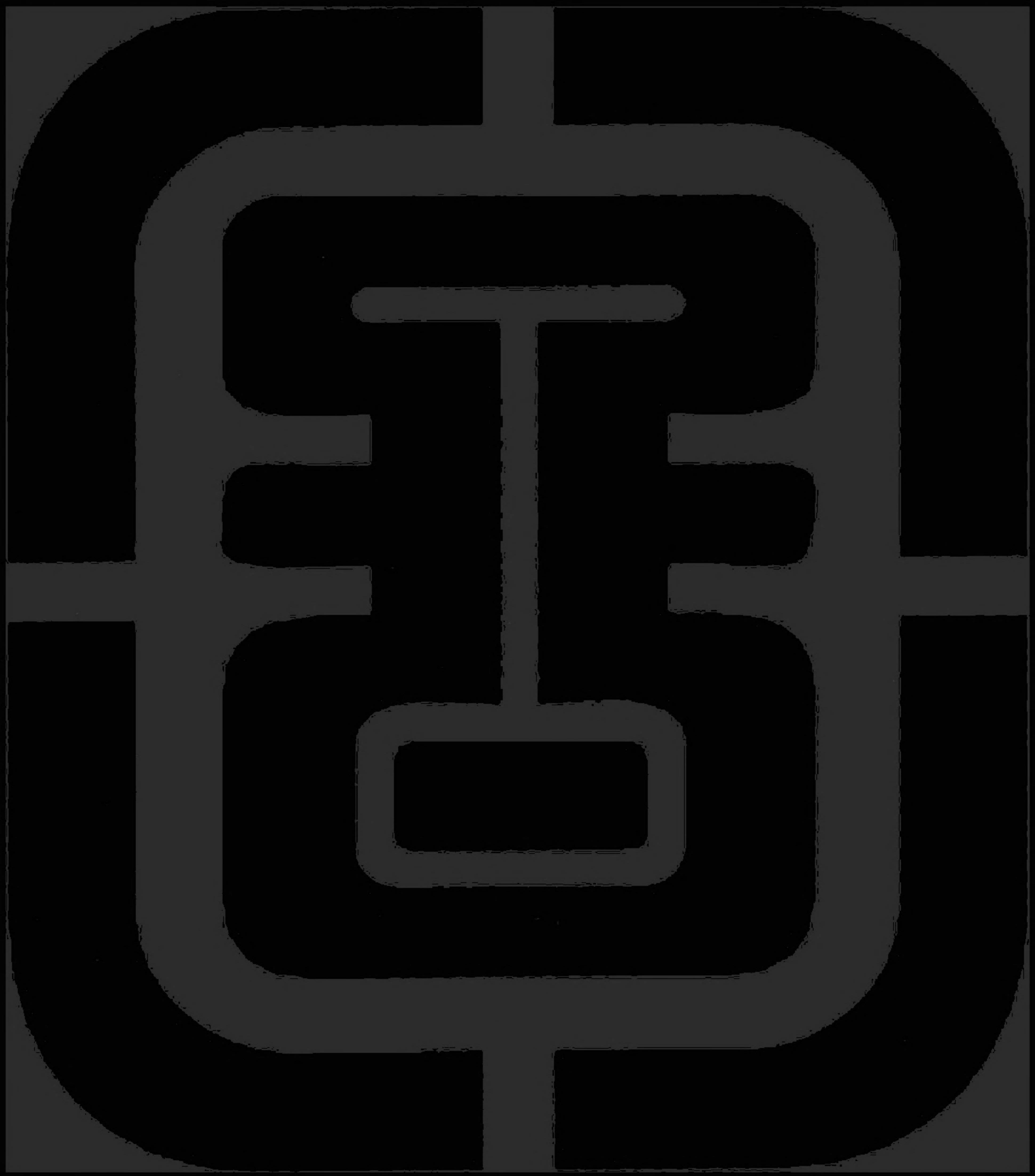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

邢氏曰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

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云嗅當作嗅古聞反張雨翅也見爾雅○愚按依邢氏則閑孔子身上事於鄉黨所載義類為合但雉終為子路所共則與上文色斯舉云者不符矣○

依此則二氏以其為拱執之義固於上所謂色斯舉者相符但不閑孔子事非鄉黨所載之義也故朱子缺其疑而取邢說在前○石經嗅作憂石經者漢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故謂之石經

重刊蔡虛齋先生四書蒙引卷之六



2